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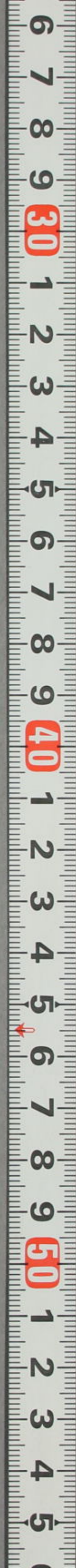


翻刻

左繡

廿三

□ 12
3186
13



口 12
3186
13

經

昭和九年
十一月二日
購求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浩大瀛

評輯

東坡 蘇軾

春秋經傳集解

東坡 蘇軾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同懷杭州陸 偲與臯

昭公四第二十三

經 壬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不書南蒯以費 叛不以告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比 去

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 比 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尤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景文

景王十六年

三書

春秋左傳

昭公

一

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
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
林靈王弑比立弃疾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雖為君而未
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殺不稱入罪棄疾。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平丘

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林晉復合諸侯也。晉合諸侯由是止。鄆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

主。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齊公不與盟。魯不堪

愚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

會。無傳○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陳蔡皆受封于楚。故稱爵

諸侯納之曰歸。○林于是楚平王封陳蔡而復之。隱
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書
曰陳侯蔡侯何。不于楚專封也。歸辭有三。突歸于鄭。
蔡公子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辭
也。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
也。使之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專封也。正義曰。稱
爵以其受封于楚。書名以其未成爲君。
○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君禮葬
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大師焉
日滅。正義曰。州來不繫楚者。大都以名通。例不繫國也。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爲費人所敗。平子不書諱之。

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

一正一反而反中又分兩層。先應畔字。後應歸字。亦以一順一倒。前奇後偶。爲

章法 三若字寫出借箸而陳神理

治區夫轉天手 陳氏

孫執升曰從來招撫之策無如先結民心民心既散叛臣自無與守回紇欲掠西京廣平王稽首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為賊固守而不可復區夫教平子懷來費人所以散南氏之黨而使之無與同惡也祁癸得起而逐之矣

徐揚貢曰此追溯楚靈之惡而攢叙之以鼓端 朱批

此篇叙亂之亂後經分傳只作兩大截四大段讀二女殉葬以上寫公子比弑其君處事以下寫弃疾殺公子比事靈王卜至楚其危哉重寫靈之所出弑

區烏侯丘于二反言非筭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正義謂非先王服畔之道泥

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

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

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

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

效為之聚于偽反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 在襄

年及即位奪還居田 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遷

子于歸至何以異國重寫比之所由殺而前兩段敘事為一截後兩段論斷為一截章法極整

而後又當作三層九節讀首節克城而居與次節請楚為軍對一寫亂端一寫亂主凡兩寫蔓成然為眼目而以先入

師潰束之此是經前一層四節投車自縊與五節夜駭自殺對一寫度弑一寫

比殺各以子草乃歸于玉乃行為眼目而以葬訾收葬束之此是正寫經題七

節靈卜投龜與八節平拜壓紐對一重論靈亂之由一追託平立之故都以初

字提頭作眼目而以叔向論于子束之此是經傳之餘文猶八股之有大結也

節次極明通篇只寫三個人為乾絲作傳故從令

左肅

在九年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歛焉 楚

蔡在十一年洧仕王使與於守而行 使洧守國王申

之會越大夫戮焉 申會在四年正義戮者陳其罪

在楚故怨王奪闕韋龜中犍 韋龜令尹子文

然邑而使為郊尹 成然韋龜子郊

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故遠氏之族及遠

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

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常壽過申圍固城克息舟城

參三昭公

尹即位無道叙入而自投車下。及子韋三番筭計不通。都是自寫供狀。讀之極暢快。又極慘悽。而一面寫靈之所由亂。一面便寫平之所由立。自陳蔡以及許。越自成然以及觀從。無不效用。而除官周走。衣囚使上等種種權術。過人讀之。使人怕。又使人愛。至于子干因人成事。一籌莫展。強盟名盟。但憑觀從提調。勸殺奔疾。忽又婦人之仁。而夜駭走告。倉皇并命。卒為成然所實也。讀之。但可笑。絕無可憐。合來。見靈賞弒平。當立。皆教不得爭。而一則詒戒于詒天。一則預兆于靈。一則定評于叔。何此作者前叙後斷之大旨也。通篇又只寫得一個人。一個人者。奔疾是也。子干固為所殺。靈王亦皆所筭。故

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正義曰。以圍時有所毀。故更城而居之。補正以固息舟為二

城。觀起之歎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歎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

蔡大夫聲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

子之子。楚故欲以蔡公之命。名子于子皙。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于奔晉。子皙

試作亂。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只是首事之情。強與之盟。入襲

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

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狀。食蔡公之食。並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

已徇於蔡。已觀從也。已音紀。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蔡人聚將執之。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子皙也。言

蔡公已成軍。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歿。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歿。則可違。若求安定。則如

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且違上何適而可。可違

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穎川

縣西南有鄧城。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正義曰。二子更無賓衆

唯依陳蔡人耳。以國者。許復其國。以招慰之。楚公子補正。只作依陳蔡之衆。以立國。較直捷。

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穎川

起手即于成然事中。先伏蔡公一筆。次節便連寫以蔡公命。乃奉蔡公。蔡公知之。蔡公使先入。乃至除宮而使從。師乾幣者。奔疾。夜駭而使周呼走告者。奔疾。即子干既歸。而五利五難。旁觀無不以奔疾為宜。有國也。則所重可知。已。為寫一個人。又特寫兩個人。兩個人者。成然與觀從是也。成然則首節于六人。劫亂中既點次節。于三公子。又點國人。大驚獨使之走告。于平王即位。又使先為令尹。而推本于韋龜之屬。至子觀從。以首事特提。而強盟狗蔡。從師乾幣。始借奔疾。以封陳蔡。繼即除奔疾。以王子于而終。則去暗投明。而為平王。尹亦當日出色人物。故成然而外。於諸人叙事較詳。

徒字為主。則成然名已在。上呼不姓。首段叙亂。本無筆不換。首田與寶對。次許與蔡對。次申句次兩邑對。或詳或略。或順或倒。至總叙作亂。重又將王所不禮。橫中隔斷。皆極變之筆。次段叙亂。主觀從首事。故須另提。然以蔡公為主。起云以蔡公之命。猶是觀從之謀。次云乃奉蔡公。猶是蔡人之意。既則曰蔡公知之。便放蔡公出一頭地。後直曰司馬使觀從。是觀從全為蔡公所用。而賓主瞭然矣。一路叙置。如春山出雲。逐層變化也。

○御案。左氏以為田獵于乾谿。公羊以為築乾谿之臺。二說不同。今無所考。若并存之。朱批

比。子。公子黑肱。公子棄疾。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

蔡不羨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遠氏。許。圍。蔡。洧。蔓成然。四族當連

羣。喪職之族。說成。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

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

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

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

須務牟。史狎。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太子之近官。狎。皮皆扶蟹扶移。三反。罷。音皮。又南。綺。蒲。買。二反。

周禮。下大夫二人。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

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

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且曰。先

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眾

散。王聞羣公子之歿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

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

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眾

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

師及訾梁而潰。一句末。在上段。却又領起下段。與殺囚取葦數句筆法正同。

文字必有正。面。一番實寫。如右。尹子革。一段為靈王之弑。寫。正。面。下。周。走。而。呼。一。段。為。子。干。之。殺。寫。正。面。都。是。特。地。著。精。神。處。聲。情。畢。現。神。致。如。生。兩。兩。相對。筆。歌。墨。舞。之。文。

○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

○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棄王歸王公夏將。

○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為。汭順漢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

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

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名闈。

門也。正義孔晁曰。棘楚邑。襄二十六年。傳吳伐楚。克棘是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

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申亥以

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于子曰。不殺棄疾。雖得國

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

吾不忍。後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乙卯

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備也。乙卯國人驚

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

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若早自圖也可以無

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

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弒君。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

居。墓于于。于嘗實警。教者楚皆謂之教。殺囚衣之王

●孔氏曰。元年。傳云。謂之邾教。此警教。並以地名。冠教。未知其故。又世家。楚之先君。有若敖宵敖。皆在位多年。亦稱為教。不知是何義。補注。

●湯孔伯曰。規從之於蔡。其張子房之於韓乎。亦召而至。以不負其復蔡之心也。朱批

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成然一。帶叙結靈。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正義曰上云師及訾梁是乾谿援師此師謂蕩候等五子定二年楚人伐徐之師也。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此是蔡公得國正文定與蓋後徙在江南豫章所遷邑○林立陳惠公入于陳蔡平始舉事時致羣賂所貨賂施舍公廬于蔡陳蔡已滅故言封寬民宥罪舉職廢官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于殺棄疾棄疾今名用結觀從之明在君為君之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

●甯世簪曰。序此見平王失信。所以不能有終。朱批

以上件件結局。以下重又作結。一節收靈王却從小處補寫。一可笑事。一節收平王是倒叙。一絕奇事。一節收于忽從旁觀展出大議論。段段結段。段段變蓋

唐云得安反例法

附叙此條見大夫之

卜尹佐卜人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雞櫟之田雞櫟

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鄭人請

日間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雞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

命既復王問孳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曰臣過失

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不穀有事其

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極告乃

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不吉投龜詬

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小天下詬本

又一章法矣。須知不是寫于干。正是寫奔疾。以大旨只在靈武平立。前既詳寫靈亂本末。則後自應重寫平立原委。于干不過借作驅除耳。或以此篇關鍵在子干故追叙甚詳。恐失作者之意。靈王十一節本是回應起手收煞前篇。却又與下二節合成一段。亦東上起下。法有於從亂如歸截住者。非

●星辰非望。杜蓋承賈逵服虔之誤耳。傅氏辨之詳。

●使五人齊。而以序入拜。史記

●共王諸子。康王最長。故立之。何謂其棄立長之礼乎。蓋以當璧之命在平王。以至幼而姑舍之。如杜所云。則以平王為長耶。抑韋重意。實以有夏于羣望為礼耳。傅氏

相類已上第鹿門朱批

●弃夏神之礼。補正。

于干歸亦可另作一篇讀。是整齊文字。與通體奇縱筆力。頗不相類。然上半五難。互利對寫。而末单收于干。下半齊桓。晋文對寫。而末亦单收于干。與通篇三層九節每層以前。偶後音作章法者。暗相配。其結構豈信手雜湊者耶。

●于干無黨。內。当与誰共同好。惡。服

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

無家適也。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

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

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

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正義襄十

二年傳。楚司馬子庚聘秦。為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

夫人寧。知此巴姬是妾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

幼以康王跨之。過其靈王肘加焉。于干子皆皆遠之。微見璧紐以為審識。肘中九反。厭于甲於輒

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二。鬪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且曰。棄禮違命。楚其

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

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何難。宣子謂弃疾親恃于干。其同好。對曰。無與同好。

誰與同惡。言弃疾本不與于干。取國有五難。有寵而

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

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

德五也。四者既備。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

俞寧世曰。後段遞作追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行嚴子灘頭。逆派而上。峰巒林立。刻刻收觀。四君成敗之由。半因人事。半關天意。未載叔向語。既似閻評。又若總斷。一篇散碎文字。得此方覺力量深厚。四君以下。鍾伯敬朱批。

史記云。方城外屬焉。故杜注云。方城也。惠補注。

聞達者可謂無人

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

族盡親叛。可謂無

主

無親族。在楚。

無費而動。可謂無謀。召子于時。楚未有大費。為羈終

世可謂無民

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

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

王虐而不忌

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楚君子于涉五難

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言楚借君子于以弑靈王。終無能成。

有楚國者其

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

城方城也。時穿封戍。既歿。棄疾并領陳事。

苛慝

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不以私欲違民事。音何本或作荷。音同。

民

無怨心。先神命之

先神謂羣望。

國民信之。辛姓有亂。必季

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

五難數在前。五利數在後。

有民二也。令德

三也

無苛。寵貴四也。俞云。此段先叙後點。貴如子。君陳蔡。

居常五也。有五

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

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亡音。

其寵棄矣。父既沒。故。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補。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

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

亡如字。奔亡之也。

叔向論取國有五難。乃切當之談。然五難之中。其不聞達者。與無費而動。尤為緊要。蓋叟机之會。惟達者識之。故桓之反也。有鮑叔文之入也。有狐趙藉無達者。則坐失叟机。動非其時。徒為人駢除。唯耳。棄疾反其所為。宜符當壁之兆也。何孟春。

杜注自知難通。故云。蓋叔向所矣。且下文有齊宋秦郤內外主。則五有字。皆並稱可知。豈得子餘子犯魏犢復在五士內耶。二子既在內而賈佗獨不與。與頓司空季子又不。在。心。腹。股。肱。之。列。耶。故五士必有所指。而下四人不在其內也。必矣。傳氏

出奔莒衛有。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舅氏之助。

言其。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疾也。

倦。施舍猶言。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

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

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

肱。魏犢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

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

謂欒枝卻穀。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

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入。唯文公在。再復。天

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子其有寵子。通二語。兜裏弄疾。收拾完密。與上截收句相對。

國有與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整齊極矣。

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蒙弒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

晉成虎和。在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先。奢也。為

取耶故。取耶在十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

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

此篇論事以晉會平丘為主。論文以子產爭承為主。以晉為主。故開手從晉成。虜和諸侯貳心。叙入討貳。注意齊魯鄭三國。依經分傳。凡作兩。大截讀前半。以遂合平丘。作領子產相會略點。筆而詳寫齊魯兩邊。議論于後。後半以同盟

伏建施

昭公

平丘作領服齊絕魯略點兩頭而詳寫
子產兩番議論于中前偶後奇剪裁極
勻以子產為主故前半于將盟前即開
叙一幄幕九張事下半于及盟前又挿
叙一速張于除事相應成章而齊則懼
而聞命魯則懼而聽命子產獨藝力
爭直抉破晉人伎倆極其生色不但遠
過于齊之遲速唯君雖魯以惠伯之辭
亦且從意如而西也故特以夫子三層
稱許作結左氏往往于賓主互用並行
不背處見穿插之密鑄鑄之精其手法
必非粗心所能驟領也
同盟止于平丘晉霸已衰全非守信修
德面目叔向亦無可如何只得以示威
示衆勉強支撐看其于齊于魯徒理短
詞長于鄭無無一言直許之而已一面

寫叔向便是一面寫子產純用對面激
射筆法譬如兩鏡相照鏡無定形而神
致則面面生動也妙絕
合十四國諸侯而詳者凡四叙法各各
不同子產不必言衛止叔向求貨故只
用輕筆撇過齊始不可而後同盟乃題
所重故用重筆往復魯既不與盟又執
季孫尤題所重故以取鄭始以平子歸
結而知喜之誦惠伯之對較齊加詳此
等皆相其輕重而穿插布置不偏不亂
者也
通篇以乃並微會作緣起以貳字為眼
目以遂合平丘同盟平丘為綱領以示
威示衆為大旨以將盟及盟為提撮界
畫齊懼則以齊服也三字一點即結魯
懼則依經另結鄭爭承則于事後重結

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七月

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肸攝司馬

也攝兼官子產作地為張幕先透筆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

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周禮鄭註

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幕大而幄小幄在幕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子大叔以四

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

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向受葵反錦受葵示不逆曰晉有年

從善說文飼牲曰芻草薪曰蕘蕘衛人使屠伯饋叔向

从升共然火之艸也淫縱也

葵與一餽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

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

敢請之請止之叔向受葵反錦其意且非貨曰晉有年

舌鮒者瀆貨無厭瀆數也亦將及矣將及為此役也役

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

也獻公王卿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

也劉子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

也唐云柳榆語

先一個掃興

辭不

倒挿一筆

周禮鄭註

欲使衛患

之而致贊

參錯中線索通清

楚國既死乃敢徵會于諸侯。蓋政在私門。志不在于修伯業也。告于吳。謀因楚國未定而弱之。文門

鍾惺曰。叔向之苦苦在晉無禮。而欲字字以禮責人。朱批

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

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以諸侯恐。

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

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

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

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

而不昭。其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其百事。不

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

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閔朝以

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

訓上下之則。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

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志業於好。聘。講禮於等。朝。示威也。

於衆也。昭明於神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

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

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

三書

承火三傳

卷三昭公

上

迴顧起處以作中間提撥。齊人懼魯人懼兩段本對然連寫即嫌其板忽於中間插入示眾建旆一番熱鬧排場局法變動通身神彩煥發讀者耳目為之一新真絕妙結構也。

●以亦訓故詩衛風何其勉也必有以也又因也●十八年伐後故之以全

●叔向不及夷吾也陳氏

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日諸侯有聞矣一句承上起下不可以不眾

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

旆之諸侯畏之後點諸侯斥十七處亦張目軍將戰則旆故知人莒人怨于晉曰

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女伐莒無故怨怒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

●正義曰三年傳穆子云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是知魯同好也又案元年十年再伐莒耳是不朝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

俞寧世曰晉自此十有五年不合諸侯迄于召陵伐楚不克遂以失霸蓋會宋會虢之後楚日憑陵晉日偷逸叔向不忍坐失諸侯勉為此會示威示眾事非得已故此文以晉為主以鄭為客晉大國也而不能服小國之心鄭小國也而可以抗大國之命則晉偷而鄭競也齊霸國之餘魯宗國之長齊魯而貳則諸侯皆戴晉之偷可知矣齊魯而懼則諸侯皆懼鄭之競又可知矣夫十四諸侯同盟人各有詞國各有事連篇累牘尚不能罄洞見情勢則提綱挈要大局了然至如叙晉人瀆貨之罪見其所以失諸侯之本叙子產料事之明見其所以抗大國之具開處冷處皆有深意學者識得此等法度凡遇朝廷大典禮大戰

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日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奇語然是叔向不齊處償什也其畏不歿瘠在亦反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

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鄆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聞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

家火三專

功命題起。草胸有放竹。曲直煩簡。學筆自高。斷無蔓延。踈略之失矣。

王或廢曰。春秋之盟。未有如平丘之不義者。胡氏論之詳矣。左氏直序其事。以叔向為主。晉之罪。皆向之罪也。顧示威示眾。衛畏而賂。齊畏而與。盟。魯畏而聽命。獨被子產。窺破。視若無有。爭承不。屈向遂無知之何。故此傳以叔向為主。而子產為賓。此作者之意也。

孫執升曰。按晉會諸侯。由是止。一曰。不可以不示威。二曰。不可以不示眾。夫仁義不足。而後假之仁義。固人心世道之憂也。兵力不足。而後假之兵力。其世變為何如哉。子產爭承。曰。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後世惟眉山父子。能通其意。

朱批

孔氏曰。僖二十九年例云。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伯國下同子男也。趙氏

周爵五等。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為一爵。春秋繁露。公羊桓十一年。鄭忽出奔。僕云。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以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應神注

魏禧曰。以叔向之雍容和雅。而郵信之詞至此。蓋六卿早授意也。故通篇無六卿之言。朱批

不畏強禦。惟其知有國而不知有私也。陳元

左肅

憂為。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甲戌同盟于平。開隙。經所以。伏下。爭承。至。昏。除地為壇。盟會處。壇本音善。

或作。癸酉退朝。先盟。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帷。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及盟。子產爭承。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九張且然。四十將如何。地已滿也。傳言子。及盟。子產爭承。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飲水以壺藏于水也。陸氏引邵氏傳氏亦取此。按此說以水為漿也。

兩段起處捕叙子產懼幕速張于前收處又附叙哭于皮事于後亦以前偶後奇為章法。兼裏爭承正項于中也。文律揔以相配適均為妙。

文以子產為主。故特作收煞然于事則脫却主人翁矣。輕輕將合諸侯三字關合。遂合諸侯于平丘結一邊而兩邊皆到手法至輕且密也。

註雖兼美晉意實專美子產。美子產而平丘之可譏在言表矣。

●注乃作只。蔡國本閩本監本也。本按曲。

不徵邊。故侵而不知。不設備。故競而不敵。

復六國封陳蔡對說。却以陳蔡為主。故于上層先透二筆。而下以重筆另對亦

國。公不與盟。信和苦之訴。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

之。蒙裏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

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筒蓋可以取

飲。蒲伏本又作匍匐。音童。又音勇。時八月乃夏六月也。故飲冰以辟暑。不當解作箭筒。以與壺覆

補正。晉人以平子歸子服。秋從。秋子服惠伯從至晉。秋一音椒。即子服

也。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決竟。無為為

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已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

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

為治乃國。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

事禮也。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正義言盟主會合諸侯。限藝貢賦使之有常。是為得禮。則子

產爭之不為有失也。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

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無謀。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

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城。驅衝車與狄爭逐。大獲

而歸。為十五年晉伐鮮虞起。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

辰火三專

卷之三 昭公

五

前奇後偶章法。

既封陳蔡而皆復之。一句為上下關。而逆提順結。用筆尤活。

三禮字頗可揔點。却整整寫三遍。省則徑省。不省則徑不省。傳例如是。

楚平繼殘暴之後。不得不以惠結人心。然必因陳蔡有不得不復之勢耳。

此語自反而不縮矣。乃歸季孫之機也。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

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

故諸侯。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

隱犬子之子。吳歸于廬歸於蔡禮也。

隱犬子。犬子有也。廬蔡平侯。

陳禮也。

悼犬子偃師也。吳陳惠公。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

得比諸侯。故明之。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

其卿而朝。其君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

公子河。

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

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

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曰。魯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

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

●唐荆川曰。四未字。可謂知難而退。楚平初政。綽可現。其言亦可法。朱批

即藏之外。府置之外。厥意而語。特大。方平排四未字。極放連。掉兩在字。極圓。

此篇叙晉歸季孫事。以惠伯為主。未歸則說之。使歸既許。歸又欲歸之。得體極有作用。季孫無識。反為鮑恐而惠伯之待禮如故也。微惠伯。其不見笑于穆宣乎。朱批

自昭以前。其壽命猶皆有三代禮文之風。至此則惟以利害相啗。嗚。流而為戰國縱橫之術矣。又明

●肝可称述誠多。但平亡之會。魯諸侯以示威者。肝也。鮒受貨子。獨不受羹。手。歸魯。季孫乃惠伯請受。諸侯之會。宜子惠之。謀于叔向曰。使鮒說之。則鮒之詐。非實。魯之矣。邢與子雍。子爭田。肝吃。知直在邢矣。不以教鮒。而令任其貪婪。及宣子問罪于肝。乃直言其當。故略無休戚相聞之情焉。孔子寧肯直之而又文之手。吾故曰。非孔子之言也。王章門

惠伯以利害動穆子。叔魚亦以利害動平子。而一以理動一以情動。文之不能

主一。言一臣必有一主。道。吾豈無大國。言非獨。穆子不合得去事他國。晉可事。

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

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

其老。老尊。若猶有罪。死命可也。命也。若曰無罪而惠

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

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

曰。不能。鮒也。能。鮒。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

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微

動人者。必不能入情入理者也。恭肅卷

詳叔魚語。正見晉亦有辭。但能恐季孫而不能恐惠伯。是對面反映法。

●季平子專政。擅權。晉人執之。固自痛。快然為夷而執其老。惠伯之辭。甚正。不知季孫一歸。而昭公出。孫之禍成矣。文也

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

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問諸吏。將為子

除館於西河。西使近河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平子懼先

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經。癸酉。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喜得免。大夫不至必見執也。

而後至。亦危之也。○三月。曹伯滕卒。無傳。四同盟。公卒。子平公頃立。

夏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疾卒。未

盟。○林。著丘公卒。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公之弟庚與立。是為其公。○冬。莒殺其公子

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為尊晉罪已

晉罪已禮也禮修已而不責人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族譜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服云司徒姓老祁字慮癸亦姓字二人季氏家臣補正曰宜從服說其稱臣者猶今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人相語自稱僕也待得先妙先作地步

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效請待間而盟差初責反許之

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族譜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服云司徒姓老祁字慮癸亦姓字二人季氏家臣補正曰宜從服說其稱臣者猶今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人相語自稱僕也待得先妙先作地步

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效請待間而盟差初責反許之

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

此段完南蒯叛費事以祁癸偽盟來歸為生詳在齊一番譏評斷南蒯所以出脫祁癸也否則以叛易叛兩人為世話厲矣待盟請盟對叙末以歸費結之亦前偶後奇格

陳固子曰對平宜言羣情一氣而南蒯奔其智豈出治區夫下故值皆不沒其功 朱批

文勢流動已近戰國筆意致微婉則左氏孫評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族譜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服云司徒姓老祁字慮癸亦姓字二人季氏家臣補正曰宜從服說其稱臣者猶今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人相語自稱僕也待得先妙先作地步

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效請待間而盟差初責反許之

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族譜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服云司徒姓老祁字慮癸亦姓字二人季氏家臣補正曰宜從服說其稱臣者猶今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人相語自稱僕也待得先妙先作地步

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效請待間而盟差初責反許之

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族譜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服云司徒姓老祁字慮癸亦姓字二人季氏家臣補正曰宜從服說其稱臣者猶今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人相語自稱僕也待得先妙先作地步

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效請待間而盟差初責反許之

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

簡謂比數之 鄭氏

雙提兩箇兵句本重用師然用師必先撫民中十六句皆撫民甲裡事未亦重

左肅

春秋左傳

卷三昭公

六

結息民而輕帶用師。運掉有筆。上國東國一詳一略。恰包實事于中間。絕妙章法。

●馬融廣成頌。索潘修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注介特謂孤介特立也。惠補注

以二筆結兩段。息民順結撫民用師。倒結簡兵老潔之極。

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分貧振窮。分與也。振救也。長孤幼。

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使流散。介一古賀反。救災患。窮孤。

寡。寬其賦稅。赦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戾力計反。舉淹滯。淹滯有才德而

未敘。禮新敘舊。新羈旅也。祿勲合親。勲功也。親九族。任良物官。物事

也。正義言量。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

者。亦如之。如然。好於邊疆。結好四隣。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禮也。正義謂十九年城州來以挑吳是也。十七年長岸之戰未滿五年吳來伐楚不可不戰非王

也。本心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郊公著。真為莒郊矣。巨公子。國人弗順。

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庚與莒共公。與音餘。本亦作與。蒲餘侯惡

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郊公惡

公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羣公子。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為下冬殺意恢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與養氏比。

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

闞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闞辛居鄧。以無忘舊勲。辛子

只五個人。用三層寫出。第一層只兩人。第三層添出三人都兩開說。第三層將五人串合讀之。極糾紛却極清晰。妙筆。凡糾紛處用整筆方鍊讀此可悟。

有德無厭。是案平王殺其身而庸其子。無忘舊勲。即以叙為斷矣。

前兩人合謀。此便分任其事。伏應甚明。

此篇一案兩斷。叔向斷三人。仲尼又斷叔向。文意相承。遞重由散而排。最是整瞻文字。

三人同罪。以叔魚為主。看末段。單以三數叔魚為直也。妙在前半。久而無成。語便見一賂一殺。單從叔魚而起。平叙中已伏側重之案。不解此種筆法。則前平後側。背盾相判。轉落必費手矣。

旗之子。即公辛。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陽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

齊以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鄆許六

趙六二反。正義曰。襄二十六年。傳稱巫臣奔晉。晉人與之邢。雍奔晉。晉人與之鄆。則鄆是雍子之田也。

而巫臣之子爭之。晉語云。邢與鄆比爭疆界。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

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

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周禮庶民之獄。以邦成蔽之。康

誥不蔽要囚。皆以蔽為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

潔之。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復書曰昏墨賊殺。者皆死

刑。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俞云。臯陶古之直者。用法。臯陶故曰古之遺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正義服云。施

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鄆本雍田。而又有靡角勝楚之功。罪在雍子。當是叔魚故意。不難以索賂耳。及受賂而後伸之。則邢侯得以有辭矣。不然。舊獄久而無成。何至叔魚而遽罰之哉。下文自知其罪。雍子亦必有不是處。况欲入罪。何患無辭。問官未受賂。前是一樣審斷。既受賂後。又一樣定款。雖百世可知也。宋批

○晉語云。秦人殺冀芮而施之。章昭云。陳尸曰施。謂殺而陳其罪也。惠補注

治國制刑四句。由主入賓。下三言。兩賓一主。亦一順一倒法。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本以直字應上却。倒添一義字。與結處呼應。妙法。只一牽上。搭下筆意。圓轉不滯耳。註謂于義未安。直則有之。天下未有不合于義而可為直者。杜公竟未讀論來。

整整三段。支筆與中幅相配。

以大夫減親例之。則以為父而不疑也。古人用夫字。每必帶歎息之意。不見疑怪之意。重疑之說。必不可。

殺親益榮。此言恐傷友于之心。疑非夫子語氣。

猶効也。邢侯亡故効之。孔晁國語註云。治國制刑不廢其族也。尸氏反杜無註。當從施如字。

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已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減。

未減。未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於義未安。直則有之。看結句當。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

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許也。謂言辭。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能。

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三利。加。

頗也。三惡除。殺親益榮。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宜。則三利加。益也。

子問不可以。林云。有直名。三罪唯答宜。益也。猶義也夫。子問不可以。

非夫子語氣。豈僅是一語。

孫執升曰。叔向殺叔魚之罪。先儒多疑其傷父。恐失作者意。夫然說此。足以警世之弼獄者。朱批。

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正義曰。義者。于事合宜。所為得理。直者。唯無阿曲。未能圓通。劉炫以直則是義。而規杜氏非也。按前曰。義也夫。似疑其非義。後猶義也夫。則仍無傷于義。孔氏以兩夫字皆疑怪之詞。故但曰遺直。不云遺義。亦非。

經甲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同盟。夷末卒。王。

僚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畧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正義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遂盡去其樂。而終祭事。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而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也。夏祭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違。

此段前三句自非祭祥而喪氣而在位
事後三句自泄事而卒而去樂祭事乃
創應喪氣祭祥作一順一逆筆法

讒人所以見逐而書者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

○秋晉荀吳

帥師伐鮮虞

楚嘗狄晉矣荀吳何以無貶于初伐敗實錄而已見

○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

乃春禘秋嘗之時

禘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並同唯閔二年吉禘于莊公為三年喪畢諦審昭穆之祭要之皆非五年大祭追遠之禘也按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以武公為不毀之廟故禘于其宮而不予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太廟與補正說合

赤黑之禘非祭祥也喪氣也

禘妖氣也蓋見于宗廟故以為非祭祥也氣惡

氣也○禘子鳩反周禮有祗禘之官鄭云祗陰陽氣相侵漸成禘者服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遇故曰喪

其在泄事乎

泄臨也

二月癸酉禘叔弓泄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大臣卒故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

有寵疾害之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

亦畏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請求上位服虔以辱為

欲連下句讀非

又謂其上之人

蔡人在上位者

曰王唯信吳故處諸

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

王唯信子王唯信吳余唯信吳臣豈不欲吳四起句一樣筆調相映作章法章法奇絕人四層作兩半讀參差整齊兼而有之

唐錫周曰看他為朝吳謀像一片熱腸為蔡人謀像一片熱腸為平王謀像一片熱腸大奸似忠信哉

●儲同人曰君臣相信即以其信害之朱批

●孫月峯曰兩語申三遍檀弓每多此等法自是一種風流朱批

中平王之所忌。現身設法。潛至巧也。

俞寧世曰。轉。變。似。檀。弓。峭。刻。近。國。策。

王或庵曰。在蔡二字。領起。通以復句。見
姿大類考。工公穀章法。

汪鈍翁曰。結在蔡二字。設謀巧。造
語新。開國策筆意。朱批

此篇直是兩對格。前不許叛。後不違降。
前語先正。而後反。後語先反。而後正。前

故宣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
明矣。而卒。為所蔽小。人。復。何。忌。憚。乎。

臣豈不欲吳。非不欲。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
言其多權。

謀。據註。當前知為句。愚意。只作一句。讀前指乾谿
之役而言。言我早已知其權謀。有異于人。不可不
也。較。孫云。設。謀。巧。造。語。新。

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以鳥喻也。言吳

在蔡。必能使蔡
速強而背楚。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周景王子。傳為三
年之喪。二焉張本。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太子壽之母也。傳為晉
荀躒如周葬穆后起本。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鼓。白狄之別。鉅鹿
下曲陽縣有鼓。鼓人

叔向語。用寬引後事。君語用緊。接前段
庶民。以信為骨。後段事。君以義為骨。兩

兩相對。至通。教意。極言其失。前用之
後半。後用之前。半極其參差。或以吾城

叛。我亦能事君。將對面翻轉。看前用之
前半。後用之後。半又各作上下轉。極尤

雋爽。可喜。若前以好。惡不惹。起後。仍抱
好。惡不惹。結前云。欲城。後云。城可獲。格

則。截對。而意自串。通合。兩為一章。法勻
密極矣。庶民事君。雖分說其實。以民

為主。看上下。凡六點。民字也。

請叛請降。作兩番寫。偏寫得入情入
理事。君全在教民。教民全在慎好惡。逐
層剝入。真有本之論。曹德培

或請以城叛。穆子曰。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
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惹。民知

所適。事無不濟。
愆過也。適。歸也。好。或以吾城叛。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
何。無以復。
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庶民力能則進。

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姦所喪。滋多。
姦字。緊對叛字。

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

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
帶前段來。

林西仲曰。用兵爭利。常事也。况犬鹵之捷。亦用崇卒。薄其未陳。原非純以正勝者。此番不受鼓。乃君子不登叛人之意。為名義起見。則可及。圍鼓三月而鼓請降。必欲待其食盡。似未免涉于迂濶。先輩謂其料定。彈丸掌握。落得為此義。精仁熟之言。以示人。可謂推見至隱矣。
朱批

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也。苟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正義曰。十七年。荀吳許祭于維。以滅陸渾。二十二年。負甲偽羅。以入昔陽。而此時獨得降而不納者。知其力能必獲。故因以示義也。有歿命而無二心。忠以死君命。無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敢懷二心者。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戲鞮歸。戲鞮。鼓君名。戴本又作。

此篇前後相對。王賈籍談。重在彝器。而譏其忘與叔向責王。重在喪宴而譏其忘。經語意皆相準。而立章法不偏枯也。王求彝器。却不重責其無。而單責其忘。典晉論失禮。亦不重譏其求。而單譏其忘。經都是將冠冕處。來做個話柄。其實一貪一各。滿肚皮意思。都注在彝器上。當言外得之。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伏前半篇。伏後半。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曾。壺。躒力狄反。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饋獻用兩壺。罇。鄭註。壺者以壺為尊。又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是禮法有以壺為樽者。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文伯揖籍談。物。林。蓋是時。晉為盟主。不修職貢。文伯揖籍談。伯。

無辭揖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

分。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

若魯壺之屬。晉居浹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

及，拜戎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故數為戎所加陵。其何以獻器？王曰：叔

氏而忘諸乎？叔籍。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

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姁姓。國也在安

定陰密縣。文王伐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參所金反。

起結以兩忘字為呼應，中又以兩分字為呼應，皆自成片段處。

唐叔文公相對遞說，前分字在提句，後分字在煞句，又叔父其反無分，平一筆

喝起下以非分而何順應無分，再以不登叔父倒應叔父明畫之極。

正義上繫參之。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鉞，鉞

鉞，鉞也。鉞，金鉞。鉞，黍鬯香酒。正義曰：周禮有鬯人之官，鄭註：鬯，釀黍為酒，芬香條暢于上

下也。賜鉞鉞者，使之專殺。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戮賜，鉞鬯者，使之祭先祖。俞云：撫

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

不廢。東一段文有氣魄神采。朱批：有績而載。書功於策。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

彝器。弓鉞之屬。旗之以車服。襄之二路。明之以文章。旗。子孫不

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

福祚之不登，叔父絕句。補正：言忘其彝器是福祚之不登，惡在其為叔父乎。按此以叔父屬下為倒。

前後都以且字為一轉前忘分忘祖有兩層後樂憂非禮亦有兩層特特相配為章法

籍父無後斷在尾王其不終便斷在首恰作中間轉接左氏用熟之法

句亦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

曰籍氏孫伯鷹晉正卿籍談九世祖鷹以斬反正義九世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郊

子以少皞為高祖意同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

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鷹女司典之後

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

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數色主反正義曰定十四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

籍秦秦即談之子是無後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

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

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

樂憂非禮作兩層說上從喪實輕帶憂器下從器歸重喪未非譏王之多言詞意周到之極

● 雖貴遂服指后世子之喪若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安得為此抑揚之語乎預邪說亂經孔氏扶非皆不足取惠補注

俞寧世曰籍氏答在忘祖王失在樂憂忘祖自當無後樂憂自當不終此不易之理非臆度也先記既葬除喪便見王不當樂憂記攝籍談對便見談不當忘

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

年喪按補正曰禮為長子斬衰三年喪妻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

之義在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也與正義說同於是乎以喪實宴又求

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正義言諸侯自有善功乃作三年之喪雖貴

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正義葬日即虞虞即卒哭

卒哭去葬相去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

不遠共在一月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正義言喪

服將終早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晉葬悼

公

春秋左傳

昭公

祖至于典碩出以珣越精警運以淡宕
文格尤超
孫執升曰王言詞令爾雅典故秩然與
定王之語士季同一詳瞻然隨會能修
執秩以為晉法叔向刺王之悖經而不
知訓談以稽典是憂不可樂而祖固可
忘也王朝有人當并與籍氏同其責
王或庵曰意在譏王之失禮為二十年
王室亂張本王之失禮主也籍談之忘
典實也乃賓為正傳則賓似主主為餘
波則主似賓顛倒主賓變亂奇正此宣
成以前手法也

公平公會于溴梁與諸侯宴于温又九年八月葬我
小君穆姜十二月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傳皆無譏則
卒哭之後得宴樂也卒哭謂卒此無時之禮王之
哭蓋始者哀至即哭虞祭後唯朝夕哭而已禮王之
犬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犬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
申謂求器宴樂甚言以考典也考成典以志經志經而
是否則反脫來脈言以考典也考成典以志經志經而
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正義
先王之典將焉用之
將焉用之

經乙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林齊景有志楚子誘

戎蠻子殺之林戎蠻子嘉也不名名之則疑于蔡侯

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盟

公卒子頃林昭○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

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猶以取鄭故也公為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

○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

質信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

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一月丙申齊

本叙齊侯伐徐却插入楚取蠻立子事
以楚之禮形齊之賂也昭子却嘆無伯
又以齊之害形晉之衰也皆意在言表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串叙看
其用突挿法有橫重斷嶺之奇

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
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御案楚開蠻氏之亂誘蠻子而殺之其罪大矣漢立其子安得為礼乎左氏之說謬也 朱批

○趙鵬飛曰徐自齊桓之伯內从北方直成襄之世不見於經蓋从楚尔昭四年申之會徐人在焉楚以其貳於吳也即會執之故明年徐从楚伐吳其後世比於楚今楚大亂之後楚平新立齊欲伐徐以僥倖其或从尔 朱批

李廉曰此為晉伯既襄齊景爭伯之始 朱批

姜炳璋曰此惜當時之無伯也自盟宋以後襄昭二公諸篇皆歸宿於此數行 朱批

師至于蒲隧

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取慮上音秋下力居反如淳音陬婁

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

甲父之鼎

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 林邾莒畏齊討

已故從徐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 為小齊君子受齊盟

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

無元 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

居莫知我肄

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

異心無有念 其是之謂乎 傳言晉之衰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

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 孔張子孔之孫 林禮大

夫立于東夾南面張立于客間者蓋賓未 執政禦之

升階侍立于西方孔張誤立于客間也 執政禦之

執政掌征列 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 縣樂肆 林張

西執政又禦止之張又益 伏全篇之脈

西乃立于樂肆之縣間 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

富子鄭大夫 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

而不陵我 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 補正言幾見有為之笑而不陵我者乎與十年傳幾干人

○侍立作時立 雁本

此篇自是而截事下事與上事全不相

關於下文却全因上文生出蓋孔張見

笑于客富子以之責子產子產雖怒其

過當然失位之患即我之慮終當爭勝

于大國故恰好因其有請環強買之事

盡措抑勒使客輸情服罪而去而曩時

之笑我乃真然自失矣前半大國及鄙

我字後半處處關照所謂失之東隅取

之桑榆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墨塊

也灰線舛蛇至此文而極矣 兩失位

不同文即借作聯貫映帶又一活法兩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三

三語另責富子作掉尾句句傳盛怒之神
錢官聲朱批
後半篇于產語語剛執昔人云怒時不可作私書于此益信

類與類通類力对及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類注類不平也唐李邕備治條疏類又及也念類無期正字通類絲節也又賦也說文

○孫執升曰首段語語雷厉中二段字字秋霜末段春風和氣朱批

●大夫雖不自出軍自出已軍賦則不可謂必無自祭之礼也

反煞峭勁筆有餘然有意無意却已暗通後文矣絕妙伏筆法
馬章民朱批
下文雖從上文而來精神却全注重後半故上截一層下截寫出兩層合來是前奇後偶格然一層中備之恥也僑焉得恥之却作謝說兩層中真若不知我

左肅

當作邊鄙解言以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為鄙邑而陵之也
衛口直說肖甚

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
衷當

信刑之類類緣事類以成偏頗類一力得反服讀為類不平也正義曰二十八年註類

戾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
正義此指出外

會朝大國而言孔張在本國失位故得不以為恥使命之不聽下不從取陵

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罪字亦借伏一筆

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兒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

子孔嘗執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鄭國之政

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有祿於國受

邑有賦於軍軍出卿喪祭有職有所受服歸賑謂君

祭以肉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先儒皆以賑為祭社之肉大夫不得私自出

軍蓋奉君命以其事攝祭耳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

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其祭在廟辟邪之人而

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子寧以他

規我規正也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朴自

在鄭商故宣子欲得而襲之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環肉好若一謂之環李進云好孔也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七

勿與知成舍不為失位亦弗為却作
串說分合處有相錯相配之巧
寡君不知此時落得推不問下文却又
語語作喬家主可見此處便是故意作
難也 語氣猶帶怒容入神之筆
而人語極通人情却不知子產別有意
思在

呂東萊曰不與玉環其說有二一則
宣子居六卿之長以宣子求之鄭尚不
為則下於宣子者必不敢求此子產所
以政寒其端一則宣子在六卿之中尚
異又知理可以告語而必不為鄭之稱
雙提摠收中間順承倒應左氏慣用之
法 緊照前失位之恥故兩意以定位
為主失位一層凡有四轉成貪一層只
得一筆摠斷後又轉一意賓主輕重愈

明

四轉一層緊二層歸重鄙邑蓋後半兩
鄙邑兩失位乃遙應前鄙我失位眼目
也
第一番只推不知第二番只推舊誓其
正意却透發于中段私下往復後下弗
為只一點便足最是運掉靈活處若寫
作一面覆宣子便語同案伯
下半篇自成二橫擔格蓋以中間貫兩
頭者

看此客多少宛轉子產執意不肯初疑
未免太過細味頗以大國鄙我為言乃
知全為前文一笑發洩絕不相涉事寫
得如許關照有情奇絕

肉粟 宣子謁諸鄭伯 謁請
去聲 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
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
求言所 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偷薄
求少 此句說大 此句摠 也

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
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
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一心將終事之是以
弗與忠信故也 林云先答未可貳不可偷句
賈所以盡忠于宣子 僑聞君子非無
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甲八前牛禮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
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 滋益
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
位矣 不復 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
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
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 銳細小也 韓子買
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
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 復重求也 成賈音嫁

人又奇寔是子產細到
分明是強賈金云此不是商

金云賈請至

權徒吊及調去声。州名。不音狄者。

三

我勿與知又為前寡君不知句。文飾得如。

盟誓不過借作推頭耳。看他仍歸到成會失位。兩意結煞。有此正論。始足服人。

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此不應便。須先代子產。細辨如何處置。實是更難。指語未批。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比毗志反。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其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

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艾魚廢反。藿徒弔反。強其丈反。又其良反。毋或句奪爾。

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

把持到底。上句言作不給賈不是下句。既勿與知則聽其得賈而沽可矣。偏。

不是單靠口頭轉變生活。又兩意以鄙邑為主。語氣輕重有法。

直說到太國鄙我方住。暗合前文。真一篇如一句矣。

戴同得曰。層層有色。句句有味。犬抵意。奇則詞易工。朱批。

宣子請皆賦。分明七子。寵武舊套。忽從不出。鄭志上。脫換得意思全別。此推陳出新之法也。

鄭志杜如字。不與下文相通。且人人所賦不同。不可以一國而言。宣子雖非鄭人。知鄭國所志。故云亦以與已全下。所云不出鄭志。甚明。傅氏說可從。

三

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言我給賈又不好。林評皆貶。鄭說欠明。藝法也。句乞也。乞有二義。取則入聲。與則去聲。句亦有。

取與二義。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鄙。僑若獻玉。此則取也。自。已。林。云。成。字。應。上。成。價。邑之事。與子。

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產語對兩層為。

玉以徽二罪。林以要失諸侯。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鄙鄭國之二罪。宜子能改過。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飲酒。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子齋賦。野有蔓草。

子齋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齋才何才可二反。又士知反。說文作齋。齒有差跌也。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已所望也。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不逾下宜有邦之司直四字。陸氏

上三段每一賦詩必一答謝。竟與寵武篇同一機局矣。此處忽然頓斷一層。化作兩層。下又變而摠說三層。併作一層。極變動可喜。

王或庵曰。禮所以定位。無禮則失位。子產相鄭。以小事大全在持之。以禮無鉅無細。不敢一時自越。亦不敢一事假人。所以能自立而不失位也。韓子求玉事甚微。而子產持之始終不應。守此道耳。此傳特序此事。以見子產之能。而前一段借孔張點出無禮失位之言。又借拒富子影起拒宣子之請。皆先驅也。後一段序六卿賦詩餞宴。隱隱寫一禮字。相為遙映。而後點出辭玉作結。皆餘波也。

分作三事看者誤。開手提出子產戒曰四字。最有情趣。蓋子產所以折宣子者。全在無禮失位。而鄭先有一無禮失位之孔張。以貽宣子笑。子產之戒何在。子產之所持者。又何在乎。然此特文字波瀾。與子產無碍。故序子產拒富子之言。非詳其懷諫過甚。蓋詳其無碍于子產。以為下文拒宣子地耳。嚴厲鋒銳。豈漫然之筆。

起亦以知鄭志。便似出個題目。不出鄭志。便是就題目做文字。文無新舊。以切為工。此正所謂切者。結併為前篇作收拾。其不連前篇而另作一首者。文氣各成一格也。坊本于前篇則悞。分于此篇又悞。合總是不講于

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已

音記舍音。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

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已今崇好在。此不復命子適。他子大叔拜。謝宣子。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不。

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命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答之。所以晉鄭終善。正義言。

不有是告他人之事。其能終相善乎。按事字當屬下為句。補正傳氏曰。人情相與玩習。恒不善其終。惟有是警戒。當。

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能終于好。

不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

之子柳賦。摯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突也。摯兮詩取其志。摯兮和女。言宣子倡已將和從之。

韓他。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二三君子以君命。洛反。作摯贊。此句輕。輕答還。三子下。乃應。起處。

既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皆昵燕好也。昵親。不出其國以示親。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好。昵女乙反。

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言志在靖亂。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畏懼天威。可。見不是少玉。消釋得妙。否則。

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

篇法之故。前番嚴聲厲色。此番和氣。春風合讀見手意之變。亦復佳也。

俞寧世曰。明是三段文字。第一段孔張失位。第二段宜子請環。第三段六卿賦詩。以位字禮字罪字耻字信字終字作貫串。遂命三段銘成一片。

習實為常。不唯晉。想平子輩亦被他道破。爾幼惡識。正是怪其小時了了也。當微會之。

蕤山林也。只四字。而從事山轉出斬木。甚簡而明。

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

○公至自晉。晉聽公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圃也。

隨公從。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晉還。

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

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惡烏路反。按今皆讀平聲。

○秋八月。晉昭公卒。為下平子。如晉葬起。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欸。豎柎有事於

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柎音附。又方于反。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于山。蕤山林也。蕤養護令繁。殖。○蕤音藝。而斬其木。其罪大矣。

奪之官邑。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

猶信。自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經。丙子。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

之戎。林自是凡滅不復稱入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冬。有星孛于

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孛音佩。一音勃。○正義曰。大火謂之大辰。大辰。蒼龍宿之體。

猶信。應前惡識國句。有子。應前爾幼句。無一字間。

心在中最明故以候四時幸尊
星也狀似掃帚光世寺亭然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
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
楚地也林吳楚始書戰自是楚復書入君臣不見
經者十八年
吳入郢矣

杜以故字解以字可以字句孫氏
馮氏亦从旧以國為句不可从
反語作辨亦別

○汪克寬曰三年小邾穆公來朝至是
十又五年再來朝也 朱世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
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
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
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叔
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
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言若無所以
治國者國豈能久林註解以為用謂用國之才非
正義謂不有學問
之人亦屬添設

日食而鼓用雅于社其見譏有識屢矣
故此春祝史特請用幣之所昭子引禮
便兼伐鼓說平子以正月朔為言止而
不用當亦兼伐鼓用幣而言太史並正
其失又引夏書則單註其說乃特與請
幣對看見此三者缺一不可也林註于
止也單指用幣非

平子誤會六月非四月太史單辨此月
之即正月故起結特用重幣昭子語
重伐鼓用幣不同平子執定其餘則否
便是既不信禮又不遵時不君君言其
目無王制云爾

●文十五年莊廿五年僂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
食當用幣於
社故請之
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
於社責羣
諸侯用幣於社請上
伐鼓於朝退自
禮也
平子禦之也
也德祭
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
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
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
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
太史答言在此月也
正義曰平子蓋以正月為歲
首之
日過分而未至
過春分而
三辰有災
三辰日月
星也日月

○吕曉村曰。便節節為意。如逐君伏脉。流此可以知履霜之謹。朱批

左傳

相侵又犯是禍。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正義謂減其物采。蓋象朝服而用素為之。君不舉辟移時。辟。正。狼。過。日食時。樂奏鼓。

代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

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今胤征。警奏鼓。警。樂。師。雷夫馳。

庶人走。車馬。以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孔安國曰。齊夫主幣之官。鄭云。蓋司空之屬。此

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

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

志。正義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補正曰。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

一篇典故。當分三層讀。首尾是寶中。是主。題本奇古。自應有此博雅麗密之文。

起手提明吾祖。下文便應接少皞說去。却先引四寶以陪一主。自是鋪排襯托之法。但四寶之中。依次說來自當以伏羲為稱首。却偏雷在着末。既令龍鳳以類相從。而太皞少皞實主相對。尤為工切。此敘述中。剪裁巧妙。處故徵實而極翻空也。犬抵錯綜顛倒。必有妙義。否則徒亂人耳目。亦何取焉。

君之心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正義。少皞氏身號。金天氏。

代號也。下炎。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

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

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

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

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犬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三

實講以鳥名官。凡四項作三層說。以五鳥為主。五鳩佐之。五雉九扈。前人謂是五鳩之屬。看其五鳥先。總後分。五鳩先分後。總五雉九扈。有總無分。又五鳩作。總。雉。扈。便用作提。詳略順逆。極整極變。連與三民字為民師。作引尤見承接之妙。

官。犬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犬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

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

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正義曰。

此等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之。爾時鳥名。如今之此官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

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

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鶡鵡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

氏。司閉者也。丹鳥。鶡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鶡必滅

反。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鷯也。鷦鷯。孝。鳴鳩氏。司馬

也。鳴鳩。上鳩也。鷦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鳴鳩氏。司空也。鳴鳩。鷦鷯也。鷦

為司空。平水上。○鷦。簡。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鷦也。鷦

八反。又音吉。鷦居六反。爽鳩氏。司寇也。故為司寇。主

盜。鷦鳩氏。司事也。鷦鳩。鷦鷯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民上。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

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曰鷦。雉。東方曰鷦。雉

南方曰鷦。雉。北方曰鷦。雉。伊洛之南曰鷦。雉。○鷦。音

存。又音遵。鷦側其反。鷦音狄。又音濁。鷦又作希。鷦許

韋反。賈逵曰。鷦。雉。攻木之工。鷦。雉。搏植之工。鷦。雉

攻金之工。鷦。雉。攻皮之工。鷦。雉。設五色之工。考工記

更有刮摩之工。此無。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

所屬。亦不可據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鷦。鷦。夏

馬端臨曰。五鳩。分配五官。是時。禮樂未備。刑亦希。簡。惟司空司吏。最煩。故五

雉。為司吏之屬。九扈。為司民之屬。其官

獨詳。朱批。

●曰東萊曰。規孔問官。見其博學詳說。處。規孔子斷自堯典。見其及說約。朱批。

找出不能紀遠一層論有歸宿文亦有首尾最結構圓足處。唐荆川 朱批

通篇排偶忽用單句作收。文氣靈活。特添遠近二字作對。以縮前結後。文意濃厚。構局最精。

夫子語一句收應末段。一句收應前段。真無一字落空也。

唐錫周曰。題只鳥名官三字。審者何處。生發。而看他偏從四面八方寫來。題前一襯題後一托。結成昇彩。中間實疏正。面條分縷。折燦若雲霞。左氏此種文真空前絕後之作。朱批

之

卷三

三

三

黃棘。鳧窈。丹行。鳧借。借。宵。鳧噴。噴。桑。鳧窈。脂。老。鳧。鷄。鷄。以。九。鳧。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鳧。音。戶。鴉。扶。云。反。鷓。勃。倫。反。借。側。百。子。夜。助。額。三。反。噴。音。責。又。音。曠。●。賈。逵。云。春。鳧。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夏。鳧。窈。玄。趣。民。耘。苗。秋。鳧。窈。藍。趣。民。收。斂。冬。鳧。窈。黃。趣。民。蓋。藏。棘。鳧。窈。丹。為。果。馿。鳥。行。鳧。借。借。晝。為。民。馿。鳥。宵。鳧。噴。噴。夜。為。民。馿。獸。桑。鳧。窈。脂。為。鳧。民。無。淫。者。也。 鳧。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訓。鳧。為。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仲。尼。聞。之。見。於。而。以。民。事。命。官。●。天。瑞。遠。民。事。近。 鄉。子。而。學。之。 於。是。仲。尼。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年。二。十。八。

●足徵之權。及寄于裔夷。則中國之典禮存者幾矣。陳氏

傳荀吳滅陸渾事。却不從宣子夢授陸渾。叙入閒閒寫一屠蒯請祭。長弘警備于前。而猷俘應夢。輕輕倒作掉尾。極變化有致也。

伐戎。人事也。而以鬼事始終之。支即因之成章法矣。

三肅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三

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 長弘謂劉子曰。容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

乃警戎備。警戎以備戎也。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

自棘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

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

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三

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欲以應

正且告。成事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

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彗似鏡息遂二反。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

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故知當須

火出乃布。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散為災。象而微也。

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沒也。

一事而三人料之，議論多少不一。其實皆相承說去也。第一節提明火出必布，諸侯有災兩意，且虛說第一節便從此申說。夏數得天及丙子壬午云云，乃是實指火出必布一層，四國當之至水火之牲，乃是實指諸侯有災一層。末一節宋衛陳鄭將同日火又是摠頂中節兩層通篇兩頭畧中間詳以互見為章法，乃又出一格矣。

●黃陶菴曰：俱作点空想像之詞。宋批

夏數得天，下不徑接，不過其見之月，却將四國當之夾說在中，而後以丙子壬午遙接作結。左氏往往好用此筆筆法。其在宋衛陳鄭乎，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都用憑空喝起之筆，推步文字最難得此種靈活姿致也。

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補正。郟氏曰：其與語辭。

猶曰：火出於夏為三月。謂昏見。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

月。夏數得天。得天正。正義曰：斗柄所指一歲十二

指為春，南指為夏，是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

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

木火所。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

衛今漢陽縣。昔帝顛頊居之。其城內有顛頊冢。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

通篇說了無數天道。未忽結以子產弗與一筆。固為後文作緣起。在本文則真另轉一境也。奇甚峭甚。

● 璫古玩反音貫。玉名。以璫玉為字。與玉璫對。陸氏

● 毛西河曰。占驗之術。三子言之。歷歷未以子產弗與一語折轉。見執政自有主裁。不為術士所惑。朱批

之牡也。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為壬妃。是水為火之雄。其以

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交而和。子支命寧世朱批。丙午火。壬子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薄本又作搏。音博。正義曰。萼在夫辰為多。及漢為少。是水少而火多。火行其意。水必助之。故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字星。此日當火也。

伏否。故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璫。璫必不火。璫也。璫。玉爵也。璫。子產弗與。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勺也。欲以禳火。故也。為明年宋衛陳鄭災。

傳。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璫。璫必不火。璫。也。璫。玉爵也。璫。子產弗與。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勺也。欲以禳火。故也。為明年宋衛陳鄭災。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歿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魴音房。戰于長岸。子魚先歿。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整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遂出。吳公子光。光。諸樊子。闔廬。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歿。藉。眾之力。以取舟。

此篇上叙楚勝吳。下叙吳勝楚。似無輕重。然兩段皆敘餘皇。而前為楚敗。而獲後仍為吳取。以歸則楚之卜不如吳之謀。觀提筆曰。吳伐楚而知傳之以吳為主也。但經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則又以楚為主。起處詳敘楚之卜戰不吉。改卜則吉。後以獲餘皇取餘皇對敘。一應上卜吉。一應上卜不吉。伏應極明。畫經與實賓主互用。此又其一班矣。杜經註云。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不書敗。可見吳楚兩無實主。故文亦賓主互用也。與他處章法自別。長岸之戰。實是本師起著上流二字。便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歿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魴音房。戰于長岸。子魚先歿。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整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遂出。吳公子光。光。諸樊子。闔廬。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歿。藉。眾之力。以取舟。

●魏世倣曰字之類此嚴密不審何以得伏舟側。當亦假楚信令而蒙之。如華元登子及之沐之類。朱批
●徐揚貢曰。韓信入趙。拔趙城。立漢。●祖此法。朱批

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也三呼皆迭對也。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終

左繡

錢塘 馮李驛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吳阜

男 馮張孫近漢
冀孫念諒
尤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景王二十一年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昭公五第二十四

後學 馮李驛天閑增訂

經 丁丑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平公卒

子悼公 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 天火曰災 ○六

月知人入郟。郟國今琅邪開陽縣 ○郟音禹又音矩 ○秋葬曹平公 ○

左繡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三 昭公

莫弘好言天毛得濟後人事也却仍從乙邪斷案語奇而文特簡峭

●毛昇曰畿內諸侯自相殺而王不問無政刑矣宜子朝之徒生覬覦心而王室亂也朱批

此篇叙議夾寫以子產天道人道數語為主從梓慎陪出神竈都是張皇天道

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毛伯過周大夫

得過而代之代居其位莫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

也後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後惡積熟以乙邪日與桀同誅正義昆吾祝融之後嘗

為夏伯以惡熟誅者而毛得以濟後於王都不亡何

待為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三月曹平公卒為下會葬見原伯起本

○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毋故曰火之始正義曰東北木之始火得風而盛

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寅風甚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

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正義曰梓慎

所望望天氣耳不必望見火也而何休以四國道遠為疑獨不聞孔子登泰山而見吳門之白馬乎又况

孔子在陳知桓僖災正自幸其言之中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

不必望見而後知也言經所禘竈曰不用言言鄭又將火前年神竈欲

子產不聽今信竈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

未寫火先寫風寫得風勢極猛便令火勢十分委委畫咸陽一炬圖者應得此筆訣

子產却只盡入道通篇看其于入道用重筆于天道則用輕筆至末以斷陳許先作結則天道揔不出入道之中而入道之近昭然矣

神竈一番往復本在末後却倒叙于前特提此為一篇文字之綱也不與亦不火天道之遠即于本節結陳許先亡人道之近直留于篇尾結錯綜入妙一篇以天道始以入道終恰將子產語作中調權握章法奇絕人

● 蔣虎臣曰。帶結里析。夏百忙中。不負前言。朱批。

詳此。見子產素有定見。摠不以人事易天道也。

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特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神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對舉則祥與殃別。單言則五行傳。青祥白祥之類。皆以惡徵為祥也。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災。正義曰。良。語辭。如良所未。悟良有以也。史傳其有此語。服虔解作能。非。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

● 宗廟府庫。宮內里巷。城內城外。以次。孫氏。

敘救火多端。只盡人事。禱祈直至次日。了完故事。而仍以寬征與材終焉。筆筆與前段相應。

火政。凡作三層寫。火作。明日三日。凡寫六使字。皆以子產為主。較襄九年子罕為政文。用筆輕省一分者。以精神尤注意。首尾論斷故也。

及火里析。火未。壅于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

已言。火作了。產辭晉公。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人。故辭不使前也。正義曰。自晉適。當入西門。而辭之。東門者。鄭城西臨洧水。東入為便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士巡羣屏。攝至于大宮。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正義曰。寬游吉之子。世族譜。與游速。渾罕為一人。子士。別一人。非駟帶也。鄭眾云。屏攝攝束茅以為屏。蔽其事。或當然。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大夫。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于先君。祔。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大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

救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治宮府商成公做司宮商成

大夫司官巷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司

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行火所歛歛許斬反城下之

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

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

為祭處於國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

神欲命水抑火祭火神欲命禱于四鄘鄘城也城積

火自止禳其餘災慮更火也禱于四鄘土陰氣所聚

故所祭之以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也三日哭

禳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稅也

國不市示憂戚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

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

正義曰哀十七年楚滅陳定六年鄭滅許其

後復立許悼公之孫元公當戰國首為楚滅

六月鄆人藉稻鄆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

知人襲鄆鄆人將閉門知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

邾邾莊公反鄆夫人而舍其女為明年宋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周大夫與之語

●徐揚貢曰。明日以下。是補敘次第井然。朱批

本是四國火文只敘了鄭一邊未以三筆包括却又分作兩層另添許不弔災以陪陳不救火伸縮變化下筆有神前皆來告火憑空一點一似歇後者

至此忽然回繳收拾完密前從四國單轉到鄭只用鄭又將火筆趨勢後從鄭收到四國又只用宋衛皆如是一筆趨勢掉尾撇脫乾淨手法絕佳知字應寫知先亡應幾亡救亡一句結盡通篇大意何等筆力

鄆子何辜徒以瑣瑣之稻資後人口實耳

●陸又過李德林有說徐侯文者云列瑣瑣之稻坐客立不識百藥時七歲進曰爾亦鄆人藉稻注云鄆國在瑯邪開陽縣人皆服其机頰世說悲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周大夫與之語

春水左傳

提句見周原伯魯便伏兩層。閔子先言周亂而後言原亡。見學之所關甚大。文運國運之說。洵不誣矣。
寫周亂。凡四層。先由下及上。復由上及下。層層轉。清矯之文。原亡只作一。指不平對甚活。周亂先提後註。原亡先註後煞。一順一倒。左氏慣家。
俞寧世曰。道學禁而宋亡。儒學並而元亂。千古一轍。悲夫。

此篇甚云。善字產有格。上截為火而。下截為火作而授兵登陣。本是一

創其名耶

何今人

原伯魯之多也

下

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

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在位者。補正陸。

氏曰。大人。懼違眾而失位。心志惑亂。故狗。大人患失。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也。本註欠明。

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不害。者。以感其意。

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遂不。於是乎。下陵上轡。學則皆懷苟且。

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

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林不好。學問。如苗之不殖。則田萊荒蕪。哀落而已。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也。正義曰。祭社。有常。而云大為社。

意然必用倒叙者。史家固以文為重。輕剪裁也。先輕筆後重筆。則作者滿志。讀者快心。若毀廟事。附見于後。豈復有生色乎。兩截總是極寫子產于簡兵。不毀廟。見其仁于授兵。却晉讓見其智。

●振如振衣去着衣者。此傳與十二年鄭簡公事。將為夷除。不毀游氏之廟。乃是一度。而俄誤重出。又或以為葬。或以為蒐。補正。

●庭小。不一日可畢。過三日。以待子產過耳。孫氏。起一行是附叙。不用瑾華玉瓚。而仍敘禳振除者。一則取必于夫。一則自盡于人也。

左傳

者非常祭之月。而為火特祭也。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除凶之祭。徧于四方。如尚書咸。秩無文。苟可祭者。悉皆祭之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地迫。故除廣之。

其庭小。庭。鬼場也。按寢即廟後之寢。正義謂游。其所居宅。似誤。下毀于北方。蓋寢輕于廟耳。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一時畢。正義曰。此量其庭之小。而豫計其當過期。故欲除道。使瀾望及。期得了也。按補正陸氏。以為大叔不忍。使除徒陳。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之後命也。存祭。

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而也。毀女。子產朝。朝。過而怒之。怒不。除者南毀子產及所禱。

左傳

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

子產授兵登陣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

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

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

君大夫不敢寧居上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

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陣擱然勁忿貌將以

誰罪邊人恐懼不敢告子產對曰若君子之言做

邑之災君之憂也做邑入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

子產有辭叔向士伯都不能詰此番却遣邊吏出頭蓋孫子下駟之意也子產覲破邊吏便是士伯叔向輩化身語語蒼邊吏却語語是告晉卿大夫而被其疑也辭令無往不宜要當尋其針鋒相對處乃得

就其言而辨之不費辭而解矣

閒謀之以啓貪人若為敝邑不利若重也以重君之憂

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

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補正言鄭

有他竟之憂唯傳言子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產有備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

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

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

於楚十分管他不得又可見一時奈何地不來鄭方有令政補正言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于

上文不過口頭機辯足此幾句方見真意不負他一片休戚相關也周到之極

傳許遷自羽事楚之遷許非為許謀實為已謀恐鄭得晉助得許而喪楚地耳文作兩層說前一層正說後一層中說前一層許鄭互說後一層許鄭對說前一層居楚地楚喪地寫在兩頭用明點後一層方城之蔽夾在中間用暗轉短篇而筆意多變如此

賢用代乃本諸此。上四句只說他兩邊勢不相下許必受虧下四不可乃全在楚自己分中說故以葉在楚國承土作轉一層緊一層也。月峯 朱批

先許近而鄭為其地。成十五年許靈公畏偏于鄭迁于葉。鄭人固有旧許之地。襄十年東侵及許。補正。十二年楚灵王之伯父昆吾旧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襄十一年仇東侵旧許。注云許之旧國。鄭新邑。蓋許近而鄭得之。故許人謂余旧國也。辨誤

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其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伐之不難矣。所以必遷許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葉在楚國方城外。曰余俘邑也。復存之故曰我俘邑。之蔽也。為方城外。土不可易。易輕。國不可小。鄭許不

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為析。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加弒者責止不舍藥物。己邾地。

震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

三句三轉純以虛字為波折簡而雋。

自完是主句安在中間作上下承轉小文而法無不具搏兔亦全力矣。

欲許諸王明明提出下文建可室矣。勸王取之全不解其所諧何在。而其機已存乎勸取室建之先寫譏人伎倆陰賊可畏如此。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尹

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守。

楚子之在蔡也。蓋為大夫時往聘蔡。正義曰賈。十一年為楚公。十三年而即位。此時生子至今不過七年。何得云建可室耶。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子大子建。鄭古闕反。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諧諸

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

前叙語極嚴。後斷語反極寬。此等皆例所謂錯經以合異處。

●古今乱臣賊子。弑其君多矣。有以藥物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無心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諸醫藥不依其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崩。侍醫者死。蓋謹亂賊。雖無弑君之心。然不幸而進藥以弑。故天子因其所自咎。立此法。以示万世之防也。金氏 朱批

無極之謀。不重收南。而重通北。王從之。却是兩平。若將伐。漢事寫在太子居城。父之上。則不見賓主。文抽舟師。另叙于前。便令從之。獨注意通北矣。妙法。陸批拜夫人。帶叙于此。與城父。正是無極分中一合事也。妙筆。

●二五之出三公子也。動以啓土。無極之出太子。動以天下。小人之言如一轍。又門。朱批

叙來曲折變動。此婦人。蓋千載有生氣矣。凡文詳者不簡。簡者不詳。兼之者左氏耳。後人有論焉。以度江者。左傳中蓋無所

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為下拜。夫人起。

○鄆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

邾。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蟲邾邑。不書。乃盡圍取。不以告。

歸鄆俘。

○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是與弑無異。

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幾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

○邾人。鄆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

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

父而實大子焉。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伯音霸。又如字。以通北方。王收

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

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願聞將命之辭。為明年譜。大子張本。改以為夫人。遣謝秦。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鄆。紀鄆。邑也。東

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字。特提。紀城。贛。占。弄。反。之。子。子。占。也。初。莒有

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嫠。婦。力。之。反。及。老。託。於

不有。

●樊若水釣采石以繩繫南岸棹到北岸測江之廣狹上昏太祖請渡師伐南唐。宋史

●古人謂藏為去。六作奔。漢晉蘇武值掘野鼠去。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值皆藏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值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按。古語以藏為去。

●契心義注。子游對父。宜作駟絲絲父。此篇先叙後議。議論之妙不必言。起手弗許亦弗止。弗遣亦弗子。寫得作怪。竟不知此公是何意思。然後跌出一句。不待而對客。便將子產滿胸成竹。活現紙上。叙事入神。是歲與他日是兩層。駟氏聳駟氏懼與

紀郭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纒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

紡芳往反。去起呂反。藏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也。字書作弄。弄菴反。是。個。解。處。

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緦而登。緣繩登城。登者大。繩。木。登。者。已。登。者。緦直偽反。登者。

六十人緦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

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組。傳言怨。怨孰大於此不在大。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也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正義案。世本子游子瑕並公孫復之子。弗許。

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弗許。

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聳。聳懼也。聳與疎音義同。他日。

大夫謀對又是三層層層布勢方禰托得一首反復快辨文字出。

先著憎其為人且以為不順一筆見字產好惡之公不以已私誤國也轉出不待對客則字字出入意表矣

●子產雖不欲立子瑕。不曰晉人之問而改立子絲。委曲其辭。蓋不欲歸權於晉人耳。何孟春

●私族之謀。宋本宋漢本澤熙本岳本纂蒙監本七本。校勘。如此則必身杜注命。族於謀。是倒句。與後室於怒市於色同。孫氏

夫旨只在晉大夫專制一語妙。將寡君不敢知二三老亦不敢知以跌落晉大夫說得冰冷雪淡詞令能品。俞朱批。若在故字著解便費周折。只推不知何

忘請

春秋左傳

昭公

九

之長。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

是未三月而後也。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

臣札瘥天昏。天疾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札一音截。又作址。北列反。子生

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寡君之二三

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上亦弗予大夫謀

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

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聳。聳懼也。聳與疎音義同。他日。

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弗許。

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聳。聳懼也。聳與疎音義同。他日。

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弗許。

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聳。聳懼也。聳與疎音義同。他日。

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弗許。

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聳。聳懼也。聳與疎音義同。他日。

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弗許。

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聳。聳懼也。聳與疎音義同。他日。

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弗許。

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聳。聳懼也。聳與疎音義同。他日。

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弗許。

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聳。聳懼也。聳與疎音義同。他日。

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弗許。

等省氣然究竟不見敦着尋出平丘舊盟做個話頭便見無論不知便知你也晉我不得筆舌互用其快如刀也

是自認過却乃憤其詞然實陰以拒晉用意絕妙孫氏

前推彼弗知却引諺作陪後禁袖莫問却引盟作証相準而立故詞以整而愈

言天自欲亂駟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

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年君尋舊盟曰無或

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

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

舍之遣人報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縣川

之戌莊王曾孫葉公昔吳滅州來在十年子旗請伐之

信讒人納秦女只五年間便成兩截人物成固未能訟言其失耳

未撫吾民可謂撫之吾聞撫民非撫之也只此反復遂成清轉文字

祭祭名見元年傳

極詭異事說得極平常只用對面翻轉看法遂爾懸快絕人

前後四句都將龍與我賓主互說單用主句插在中間作轉根小文極有間架末句亦用一也字與上單句相配此叙與議銘貫成文者方合字字靈躍也

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

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

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

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口駭勞罷歛轉轉遷徙也挑徒了

反正義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

南至潁川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

覲也覲見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淵龍之室。補正。言淵固龍之室也。豈能禳而去之。正義謂其室既近禳之不難。但吾與龍兩無所求。故不必祭。似。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

知之

○令尹子瑕言。蹇由於楚子。蹇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謬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

猶人忿於室家。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蹇由。言楚子能而作色於市人。用善言。

前前

經已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景王二十三年

怒室色市。天下固多此種可笑人。然順寫便平。一倒則語有生趣矣。
●倒字句。隋合二句意。隋。孫氏

無傳。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鄭曹邑。鄭莫公亡。增二反。○秋盜殺衛侯之兄

黎。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正義釋例曰。士殺大夫。則書曰盜。故襄十一年。鄭尉

止。司臣殺子駟。子國。書曰盜。今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貶之。使同丁士也。○冬十

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十有一

月辛卯蔡侯廬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廬一作盧。林平公卒。太子宋立。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且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梓

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

●望氣。宋本宋殘本小字宋本。按。天道仍斷之于人事。亦天道遠人道近之旨。

建與伍奢並提。以下先執伍奢。次使殺建。而叙奮揚事。却先結太子。而後叙伍尚。伍員以結執奢案。此左氏參錯之大凡也。伍奢起伍員結。雖以奮揚截對。實側重伍氏一邊。故後半叙述較詳。又看殺太子。却添入奮揚一番問答。殺伍奢。却添入伍尚一番議論。末段拖尾。另為後事作引。另讀得之。

一各而自執以來。則歸之一各而一來。一不來。則殺其來者。而不來者固將待。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
林時犬子。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居城父。
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
一過。納。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建妻。
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
知太子寃。三月。太子建奔宋。故遣命去。

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為宋華向出。叔孫昭子曰。奔蔡侯卒傳。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言傳。

妖由人興。

時而動矣。此又叙事兩兩相對之大略云爾。
●字句猶是左氏。而氣格略愈變。便近國策史記。孫氏。
是左法叔處略不同。今上。

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

倪鴻寶曰。無極一言。而子與臣罹禍。奮揚一言。而太子與身兩全。見楚子庸人可與為惡。可與為善。朱批。

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好也。好犯。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

●左文句多鍊。又常以拘勢出之。是以每饒婉巧之致。此章則多用直方。所以愈不同。孫氏。
●注。善其言。令使還。闕本監本校勘。

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

●奮揚善楚人父子之間。現執已而至一段。凜然以臣節自持。千古人臣所不可及。蔣曉仙。

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

奮揚語直。伍尚語曲。一是自拚一死。一事在兩難。君臣父子之間。難易固有分矣。

一句便寫出伍胥生氣勃勃。為後覆楚與吳許多文事作提妙筆。
陳問侯 朱批

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君或作尹。曰爾適吳。我將歸歿。

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吾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

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歿免父

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擇往而往。知也。員任知

歿不辟勇也。尚為父。不可棄。俱去為名。不可廢。俱歿

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愈差也。正義曰。比于相從。俱歿為愈也。病差謂之愈。

林註作差。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將有吳憂。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

乎。不得早食。

●張悔菴曰。子胥報仇。不能須臾待。而靜俟。若此。可見作大吏。志要沉性。要忍。朱批

●專詩公羊史記吳越春秋買子投劬。判諸漢晉文廷

此等處。皆須通其事之顛末。以觀其文之結構者。

經書華向名。罪其與君爭而出也。傳從元公無信。說入似罪在君矣。不知華向謀先。看其誘執拘殺劫公而質太子。着着占却先手。罪狀昭然。文只為後歸公

于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

也。光與公子闔。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

員亦。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

居邊。乃見鱒設諸焉。鱒音專。而耕於鄙。為二十七年。吳弑僚傳。見為之介紹而見之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歿先諸。恐元公殺已。華亥偽有疾。以誘羣

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

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

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

子一篇作提而則字遂字亦字字寫謀先之毒信平一文自有一文主腦必取事而強聯之烏從得其作筆之所在乎

此篇前叙後斷不重齊豹而重宗魯以宗魯不善處主臣朋友之間觀結語可

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矣耶取

大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樂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正義

據世族譜辰地皆元公子後矣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憾向

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對此冬華向出奔傳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狎輕也奪之

司寇與鄆鄆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長故有役則以官

邑還豹喜貞公孟縶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

見也衛侯因公孟見殺而出而入亦本不重却詳叙公孫青一番禮辭所以為告寧作地以便引何忌語為宗魯作反照之筆也篇中頭緒雖多處處留意宗魯一人則自串成一片矣凡讀史皆此法

曲曲折折寫來亦自有一種非義之義在首三句重在名見豹不得次四句重在利見其勢又不得今聞難五句仍頂名說是不背豹末句仍頂利說是不背樂此數語便是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仗狀讀此嘆名利兩字之足以外人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交者

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

也為驂乘焉為公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儻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效之以周事子猶

終竟也正義曰不泄殺而歸於公孟其可也丙公孟之言是終事子也

寫來是盜賊舉動。

李廣曰春秋各盜者四尉止齊豹公孫翩陽貨皆大夫也故任公輔以為豹非卿故曰盜而陳氏曰既奪之司寇則非卿矣其說亦是其罪衛侯之說公穀得之諸家皆同 朱批

以上三節一叙齊豹一叙宗魯一叙賊公孟事乃是正傳以下叙衛侯出奔子石來聘乃是旁傳齊氏之幸至以齊氏之篡予之了齊豹案而內將公出及此官喜析朱鉏一概都零星收拾以便末

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

祭也。蓋獲。齊子氏惟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鼂

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

寘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闕中。闕曲門中。正義曰華齊是公孟臣自為公孟御非齊氏所當使學者見上下文有使字以此妄加耳。齊氏用

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

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

華寅乘貳車。公副車。正義曰乘驅者乘車而疾驅也。闕門衛城門蓋偏側之門其路遠齊

氏父公宮鴻駟馳驅乘于公。鴻駟馳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

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過齊氏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小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

以蓋當待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

補正傅氏曰肉袒不必死。遂出寅閉郭門。不欲命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歿焉。

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齊侯使公

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

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聘事。遂從諸歿焉請

遂從諸歿焉請

遂從諸歿焉請

遂從諸歿焉請

遂從諸歿焉請

段單結宗魯而告宣辭衛一節本歸結公孫旁案却正映起宗魯正案線索逼清

俞寧世曰。齊豹犯上作亂。其罪顯著。獨宗魯不諫齊豹。不救孟縶。使豹蒙惡名。藝受酷禍。似義烈而實奸邪。故孔子貶之。然如此敘來。絕無生色。且自齊豹作亂。以逮于滅。一晝夜事耳。數筆可了。看他寫公孟之死。極慘。寫靈公之奔。極危。一日間。絕不寂寞。却又公孫青一段。往復辭命。一夜間。絕不寂寞。一邊召北宮子。北宮之宰。反攻齊氏。一邊踰墻者。踰墻由實者。由實獻馬者。獻馬行夜者。行夜在內。在外。總不寂寞。以此宮宰之滅齊氏。全北宮為宗魯作一罪案。以苑何忌之不受無端之惠。不編無實之名。又為宗魯作一罪案。遂使極無情景事。

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

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此也。命已使。

此衛臣下。補正傳氏。臣不敢貳。貳。違也。主人曰。君若

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

言受聘。當乃止。止。不行。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齊。不獲

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下

正義曰。客禮見者。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

有私覲。私面之禮。今為未致使。故但以良馬見也。衛

侯以為乘馬。喜其敬也。賓將抵。抵。行夜。抵側九反。

實。勾出極有波瀾文字。可以借空中布局。淡中設色之法矣。

● 抵。即今所用之抵是也。打更木也。又作椽。又作擗。以其声邦邦也。

● 說文。抵。夜戒有。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

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

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有。臣

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歿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北宮氏之宰。不與聞。

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

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秋七月戊午朔。遂盟。

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

魏水叔曰。生而賜諡非禮也。况比宮喜與齊豹同為謀亂之人。衛侯返國。既不能明正其罪。已為失刑而諡曰貞子。是君誣其臣也。讀其甚矣。朱批

何忌語。正血宗魯和劉宗魯會齊豹之名。公孟之利。遂與其死。而不免于盜賊之譏。無此見識也。此段正敘事著精神。處若作表。何忌讀便全無皂白。

●天公憤憤。無皂白之微也。晉書天文志

●唐錫周曰。宗魯皆敵。看來亦似難淨。此琴張所以欲弔之。朱批

晉。皆齊。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滅齊氏故。諡法。外內用情曰貞。賜析朱鉏諡曰成子。魯

公。以上無所不結矣。皆未歿而賜諡及。衛侯告寧。而以齊氏之墓守之。墓田傳終而言之。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

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魯歿。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申。正義曰。賈逵鄭

弟罪不相及。尚書。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魯歿。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申。正義曰。賈逵鄭

弟罪不相及。尚書。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魯歿。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申。正義曰。賈逵鄭

未段。單斷宗魯。而全文亦都一齊收拾。因通聯鋪敘。寬緩到此。便運用層疊。排比之筆。以收束之。遂覺精神凝結。合讀者有萬壑朝宗之嘆。真奇構也。文家有相救法。觀此益信。

●豹之不義。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弔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非聖人。幾之。大惡隱矣。胡氏

此篇傳華向奔陳事。却開闢下子城適晉。華登奔吳兩筆。為後文伏線。是一首過映文字。乃其結構則全注意公子一案。蓋本以交頡子者。其華向之亂。今且

衆皆以為子張。即顛孫師。服云。案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時。孔子四十。知未有顛孫也。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豹所以為盜。孟縶所。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以見賊。皆由宗魯。單收利字。可見利。九足果人也。不受亂。許豹行事。不為利疚於回。疾。病回邪也。以利於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周事豹。犯非禮。繫是非禮。不蓋不義。以周事豹。不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公孫忌樂舍。舍樂。司馬。疆向宜向鄭。宜鄭皆。楚建。楚平王之。鄒甲。小邾穆。出

疆向宜向鄭。宜鄭皆。楚建。楚平王之。鄒甲。小邾穆。出

以不忍誦者殺華向之質在華向則歸
公子有患殺公子又無益在公則全不
顧公子死亡又未始不幸公子復入皆
是極寫元公無信以見華向之罪有可
原也亦暗暗為固請出之留一地步矣
亥之食公子而後食也便伏歸之有庸
之根公之食公子而後歸也便伏遠見
華經之脈乃向以死無日為憂公以不
忍詢發憤此是特作一開于中間而首
尾呼應為冷也結撰亦奇

顧亭林曰鬼閭之戰當在羣公子見
殺之時公子城率八子之徒爭與華子
戰而敗遂申鄭乞師于晉然則八子固
奉命討賊不勝而出走者也補前篇所

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八子之徒衆也

穎川長平縣子城為華氏所敗別敗于城子城適晉走至晉為明年子城

以晉師至起本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

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

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歟無

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人司馬華氏族對曰臣不

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天子憂益長臣是以懼

敢不聽命公曰子歿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耻也冬十

未及米批

向寧欲殺公子節本在華向奔陳之
前却抽出補叙下後特合與華亥欲歸
公子一段相對成章也上層欲歸不歸
則公怒下層欲殺不殺則公喜似此截
讀尤見作者片段明整之妙

華亥欲歸公子則向寧沮之向寧欲殺
公子則華亥曉之華向雖提互為却
以華氏為主故食公子起歸公子結
輕邱耕切戶庚切若堅切
古定切俱又全牛膝下骨也

諸本及定本作疥是也說文引傳亦
作疥段玉裁曰仙民之音介是也凡改
為疥者皆所謂無事而自擾也
此篇是兩頭奇中間偶格首段作冒後
三段皆前用排句銜鍊作骨後用單句

左傳

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

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天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

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為功善使少司寇輕以

歸以三公子歸公也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

子為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公子既入華輕將

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

復而所而女也所齊侯疥遂疢疥瘡疾疥音戒梁元帝音該作疥

說文兩日一發瘡音皆案傳例因事

春秋左傳

卷四 昭公

扶

宕漾作收。文字之極有片段者。齊侯只著意鬼神。晏子只歸重修德。合季梁宮之奇兩文讀便覺此文脫換都盡別出新妙矣。

先着諸侯之賓多在為諸侯謂我不敬。欲誅祝史起本尚有畏人之多言意思。在故末段即借祝字翻出詛字以點醒。之東西兩句亦暗與諸侯多在相應。此等伏脈真在有意無意之間。若概以穿鑿而置之。辜負文情不少矣。

彭士望曰。祝史必有嫌於款款故借。亥除之。宋批。

日遂若痍。已是瘡。何為復言遂疢乎。疢失廉反。正義曰。後魏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說此云。疥當作痍。痍是小瘡。疢是大瘡。蓋齊侯初二日一期而不瘳。諸侯發後遂頻日熱發。以此久不差耳。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梁上據與齊款。二子齊。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服虔以固嚚非名。謂其固陋嚚闇。不能盡禮薦美。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在故欲誅之。鑿甚。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

遠說說來已自使人隱躍可思。最是行文生姿作態處。若徑從有德無德說起。豈不直突無致耶。此即魏絳有窮后羿說。法彼用畧。返此竟全述者。彼畧作正講。此只借作引頭也。意同而法迥別。

兩對一賓一主。前畧後詳。又整齊中之參差。曰若有曰其。適遇都用泛說。子事則不嫌唐突于文。又不犯末段正位實處。文家避就畧餘之法。盡在此耳。

左傳

對國語多只一點。家語少故複說。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康王。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與陳信不媿相合。心矣。君有功德。祝史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音社其。

春秋左傳

昭公

昭公

晏子一得景公之問。而先言有德之君。與淫君之主。鬼神之享與不享。因之後極說本政。誅求不己。民皆怨詛。其意謂陳氏厚施。得民而奔。又與之相反。是駢怨詛之民。以取諸陳也。豈專為疢痍哉。陳明卿

不畏。俗本。正。王言遠。朱批。

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和。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撞直江反。正義輸。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猶顧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後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又云與不祈。句相反。作虛辭以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婚。求婚於神。是以鬼神不響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

上兩段只言疾病與祝史無干。此段乃正言已不修德。不宜誅于祝史。起句與結句。不可呼應。自成一段也。

孔氏曰。此皆齊自立此名。故身周禮不同。補注。朱批。

整而潔。王言遠。朱批。

又前兩段只用虛歇之筆。至此乃痛快言之。所謂留餘者也。若前文說煞。此更無轉身處矣。

三肅

春秋左傳

卷四

昭公

年

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萑音丸。籠日薪。細日蒸。正義周禮鄭註。衡平也。鹿與麓通。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也。虞侯。侯望也。澤水所鍾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名。水希日藪。海有時祈望祭之。因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正法界上有關。自竟至國。更無關。今齊于竟。承嗣大夫。強易內。更復置關。以隔內外。是為暴也。

對面翻轉看妙甚持矛刺盾鬆爽可入
曩時評云語必透宗不但杜陵佳句堪
已瘡也通篇著筆祝史此處連片數
說幾乎忘却忽將一詛字繳合祝上極
峯回路轉之奇
一路正論侃侃臨了忽作反掉之筆愀
然不盡亦此公諷諫本色與起開文引
入相映成趣
俞寧世曰德字作主信字作線詛字作
波沉實古藻體近國語朱傳載平仲數

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長
也到詛字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姑尤以西姑
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縣東北有攝城祝之又反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
在城陽郡東南入海收首段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
能勝億兆人之詛萬億日兆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
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

段議論皆本晏子春秋經其採錄即成
左公文字

一本以此節連下篇先為不同作引亦
得但下篇皆晏子問答此節自以仲尼
贊虞人章法不屬聽其各開可也唐批

精簡語見左氏脫換之妙道者人之
所同官者已之所獨

此篇兩番妙論于平君得變格如吐截
論和同下截論無死本可對寫偏用前
重後輕和同尤是一對偏前詳後略即
以聲味喻君臣分明以兩與一偏不用

責本又
作債同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招虞人以弓不進

虞人掌山責以道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

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

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

制也君子趨之趨是也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遼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

據

據

平對而用遞對可否正意一夾于兩喻之中一安于兩喻之上聲味而比于和則用遞對于同則用緊對皆是于極易整齊處化作參差局陳情得此法整齊不病于板參差不患其換而文不可勝用矣若其理之精調之圓意之雋詞之膽無美不備有目共知者耳

● 假今作假音格

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煨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成君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醴醴總也假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假假今作假音格

總領筆不用之起處而用之中間作率上搭下關候結構絕奇後人遙對中紐格似本于此馮朱批

美和樂和音和字現成鐵板註脚析義謂舉宴中之味宴中之樂身前指點亦得

● 四物傳氏之說恐不與上下之文意相關辨誤辨之詳而似未穩
● 七音杜注傳會妄謬可刪
● 此注實采國語之文然不用彼所言七列七同者未測杜意附注

左肅

○ 醴子工反
○ 假古雅反
○ 先王之濟五味濟成也
○ 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須氣以動人氣二體也服虔以為歌氣
○ 舞者有三類風雅頌
○ 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
○ 文武義八音之器
○ 補正傳氏曰
○ 四物律度宮商角徵羽
○ 五聲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
○ 六律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
○ 七音賈逵周語註黃鍾為宮大蕤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
○ 五聲以外加此為七音
○ 八風八方
○ 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
○ 六府金木水火土穀
○ 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
○ 以相成

春秋左傳

卷一百昭公

三

前以參差叙後以整齊束煞筆勁足

和字凡四點同字只一點皆故意變化處

一篇典瞻文字却用清利之筆作掉尾亦所謂相濟而和者也
王或菴曰此段晏子稱古以節其情正是不得已處不得以閒情目之

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後相成為和樂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君子聽之以平其

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

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效其樂若何晏子

對曰古而無效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

居此地爽鳩氏少皞季荊因之鳩氏者荊仕側反

却以兩字句對前九後十奇絕

四。字。對。十。一。句。長。短。極。變。也。

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又。發。高。論。

持。矛。刺。盾。鬆。爽。無。比。

連。寫。四。因。之。語。短。便。須。用。排。以。

季。荊。虞。夏。諸。侯。代。爽。

鳩。氏。者。荊。仕。側。反。

有逢伯陵因之蓬伯陵殷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

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效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

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疾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

鮮矣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效焉故寬難

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

取人於萑苻之澤

大。叔。悔。之。曰。

衆其氣否則後不職

諸侯姜姓

蒲姑氏殷周

之間代逢公

之

語原

有

德

者

能

以

寬

服

民

其

次

莫

如

猛

夫

火

烈

三書

周語伯陵之後逢公之可馮依也注伯陵太姜之祖有逢伯陵也
結句從何得又翻出一層無論不得即得亦不願分明說入誰不死只是樂不可極耳諷刺絕佳
備曰達者之言使聽者與然自失批朱
此篇前案後斷以子產為主太叔事正與子產反照善哉一層極稱其言遺愛一層并贊其人一案而斷首尾呼應成章法
子產語全重在猛夫子却看出他濟寬至末直稱之為遺愛便是目以惠人本旨而太叔之不和意在言表矣
懶悞便更通正字通

春秋左傳

昭公

宣

林西仲曰知寬猛各有其弊。隨以相濟。玩四個則字。是一時並到。語氣非俟其既失而後補救也。胡氏以為非聖人語。因太泥字句。且錯認糾之以猛句。作贊太叔語頭耳。

子產只說寬猛。夫子却添一和字。便說得融洽無滲漏。亦預為愛字作地步也。林西仲云三証。總是犬雅民勞首章語。則寬猛為一時並到可知。

能順習。朱傳。絀緩也。全上說文訓急。字通辨其非。

又不得寬。

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崔符之盜。盡殺之。以濟猛之法。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方施之以寬也。詩犬雅。汙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

施之以寬。汙許乙。母從詭隨。詭人隨人。無反釋。詰云。汙幾也。正心不可從。以謹無

良。武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乘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

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乘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

競絀。宜與剛柔對說。不得做強急解。

又足和之至也。一層化板為活。四不字。見相濟之妙。并寬猛之名。皆化也。仍義謂此兩端都容不得在內。乃過火語。

子產不是一味任猛。蓋其法嚴。則民不犯。正所以全其生。此中大旨。作用太叔始寬而繼猛。殊失子產授政之意。現孔子歎美子產。以寬猛相濟立論。則政和。諒非用猛所能致。末以遺愛結之。便有分曉。現止。

姜炳璋曰。子產自襄公十九年為卿。乃鄭簡公之十二年也。至是年卒。乃鄭定之八年也。是自為卿。歷相甫定二公。合計三十三年。史記謂歷相甫定。獻聲

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又曰不競不絀。不

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優

和也。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上善哉。乃善子

平日之政。正義以善。以子產之猛為遺愛。闡微之論。現止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

士鞅來聘。晉頃公。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

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披。普彼反。秋七

四公為卒于声公五年。則魯定公之十四年也。去子產之卒已二十六矣。真西山猶仍史記之誤。朱批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為天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為文。○林朱奔悼公東國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射于亦切。正義曰景王鑄于王城敬王移之洛陽秦滅周移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江東後入于東魏至隋開皇九年平陳遷于西京置大常寺十五年敕毀之。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灰

起結呼應中間作三層讀首六句摠領下以一反一正分說極精之理極細之文。朱批

心字通以伶為本義。可从。从水者水名。又或姓。又冷然之類耳。以从人者為非者。非是也。大音通讀句下。出冷。弄也。即青句。冷水

乎。治樂官州鳩其名也。○泠。三句水。一申。進說却另力下反字或作伶非也。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天子

名。伶作冷者。以音同誤耳。

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

之樂須音。小者不窅。窅細不滿。窅他形反。人者不概。概橫大不入。

概戶。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

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窅則不咸。不充滿。概則不容。

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概矣。王心弗堪其能

久乎。為明年天。王崩傳。

三月葬蔡平公。蔡犬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

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

此等皆所謂動乎四體者也依理斷去固不難知耳

勢利起于家庭猜忌深于骨肉讀此文起句使人逃形匿影之思頓生鍾未此歸費之禮不言其數至末方用兩層點清左氏慣用前暗後明筆法

逃形匿影莊子

此句若正說只當云以其禮禮教語便平和一倒轉便覺得老不堪又與卑做邑句法有一順一逆之妙矣昭子有辭此處當作一首妙文讀上

此篇叙華向亂之又生全由多僚一人凡分四節讀起至何遠之有寫多僚譏諧中二節寫邊謀逐一邊願行相避對叙以飲宜僚酒承宜僚劍為眼目以將使田孟諸而行之將見司馬而行為機括未段正寫激叛事始以納下人誣其兄者終果以召亡人陷其父雖立時授首而南里之入舊廓之守其禍家以及國者罪不勝誅也通篇事本一綫而文更跌宕明整

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詩大雅今蔡侯始即位而適車身將從之

為蔡侯朱出奔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季孫欲惡

諸晉憎叔孫在已上位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

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牢士鞅怒曰

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做邑也

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

國且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本

宋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為少司馬多僚

為御士公御士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亡

人亡人華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

遂為大司馬良子謂華登外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

愛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言不如出亡也外如可逃

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茲勿慮其遠以恐動公言外見未必可以逃死耳此四句皆反語

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公飲之酒四句乃是兩對中間承上起下關極語前後以將死將見兩將字跌出一則字寫得此變出于意外筆筆有跳擲之勢也

華向之亂唯費遂無失德而又為護子所敗蓋華元之德沒矣文中凡九點司馬亦殊惜之
本文與華登無涉起手并點一筆後以亡其良子登之謂其特照顧蓋前跟奔吳後為直接以吳師至伏爪也最叙事州蛇灰線入妙處
徐揚貢曰司馬老矣四句偷極情曲批

馬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護子而弗能殺使逐驅

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

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賜及從者司

馬亦如之亦如張句尤之張句華驅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

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驅訊問也宜僚盡以告欲

因田以遣之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

言登亡傷司馬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

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

尤悔巷曰則字有鋒遂字俱神朱批

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劫司馬以叛而

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德華經禦諸橫梁國

縣南有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

宋城舊廂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廂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

也禍福何為也物事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

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二

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正義曰春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朔則日

左傳

春秋左傳

昭公

昭公

歷數語寫得恁流連

日食輒率風馬牛耳。中以於是哭。何作承轉。而兩經分点首尾。上是先点後講。下是先斷後点。章法致佳。

汪克寬曰。昏日食三十六。昭公之世。凡七見。朱批。

憂天者固自有入。

此篇華登起。華登結。中分兩截。上截以廚人濮為主。下截以公子城為主。一以

敗新里煞。一以圍南里煞。片段極分明也。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本與末段如楚乞師相呼應。又與公子城以晉師至相對。作提左氏一脈。而用處最多。

上截又分三節。以三從之為節。次前兩從之。從廚人濮之。後一從之。從烏枝鳴之。策然以濮為毛。以烏枝為走。歸結新里之敗。下截則純寫公子城。以四射之為節。次與前相配。作章法一寫。濮善謀。一寫城善戰。各自寫得有精神。

在角望則月在婁。婁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故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相過。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謂絕相懸殊。陽是陽不勝陰。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時。而云魯衛惡之。常水之言。既無其驗。足知是賢聖假託日。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食以爲戒。耳。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齊烏枝鳴成。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齊烏枝鳴成。

宋烏枝鳴。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

宋烏枝鳴。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

以君字。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識也。識本又作。下屬也。識申志昌志二反。

孫執升曰華氏之亂發難於張句宋師之勝定謀於烏枝鳴成功於厨人濮其間多僂華翟自內播亂者也華向華登自外與亂者也豹與亥姓華族也曰狂鄭翻華黨也于孽以御死華者也宜僚洩謀者也翟侵新公臣之內者也公子城公臣之外至者也吳師救華諸侯之師救宋敘次錯錯落落有兵機有陳法有戰勢筆筆整筆筆暇自起自佳自伏自應不離不漏六響在手罄控自如固應獨絕今古

●穆文熙曰非齊致死必不能黜敗去脩二字韓信之背水王鎮惡之斬纜項羽之破釜沈舟皆以此去 宋批

正義合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衆從之公自楊

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

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

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

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

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侵新

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華

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

為鵠為鵠與揚徽用劍相映成景

忿。姓他辰。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

今還。曹翰胡。曹大夫。翰音。會晉荀吳。中行。齊苑何

忌。齊大。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

赭丘。赭上朱地。鄭翩願為鵠其御願為鵠。鄭翩華氏

名。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子祿。于驪御呂封人華

豹張句為右。呂封人華。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

而反之。怒其呼已。將注豹則關矣。注傳矣。關引弓曰

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豹躬出其間。子祿之

間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狎更也正義城謂豹女嬭射我不使我得更

遞是為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張句抽矢而下父長

在車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折之設反扶伏並如字

又或作又射之歿有歿干鑾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友於

君欲活之對曰不歿在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于刑

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諾乃射之殪殪又大敗華氏

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貍曰吾為樂兵矣樂晉

盈還入作亂而歿注恐貍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也

●周宿來曰干筆知死伍為父而不知助叛為不義也朱批

●華亥是先亡者華貍是後叛者華登是中間奔吳來救者三項人作一提挈以清線索此法凡頭緒多者不可不知

●廷欺也詩邦風毛僅廷誑也附註

本文當在乃復入也結語不載下篇之首而帶入于此作一不了之局令過接處有藕斷絲連之妙也

以楚恐蔡即以蔡動楚無極真譏人之雄國策反復便純是此種風味不善讀之最壞入心術

廷求枉反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貍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南

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

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

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為明年華向出奔楚傳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犬子之子平侯廬

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宋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

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

鑿鑿說出一片必當廢棄立東國道理
來末二語尤妙句句忠謀碩畫也

曩所謂知義無二者今竟何如常見諸
家于前文極贊荀彧有王者之師舉動
豈未暗後事耶抑真為所瞞也

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于盟

鄧依陳蔡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王殺隱太子其如

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

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

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大蒐于昌閔無傳○夏

四月乙丑天王崩林景王崩王子猛立是為悼王是冬卒故王立六月叔鞅

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王室亂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

是故但曰亂○林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入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討之子帶亂晉討之

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篡子猛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

訖于佚賊則天下無入紀矣○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

有黃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林猛未踰年稱王成猛之為王以猛為宜立也是故春秋

之誼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秋劉子單子為子糾猛未得京師成之為王猛

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郊鄆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林居于皇言失京師也

連寫兩事都是極下氣事。跌落末句。紙上如有怨聲載道也。

入于王城言。○冬十月王子猛卒。未即位故不言崩。始得京師也。○林謚曰悼王。其

日王子猛卒未踰年也。○正義曰未成爲君繫父言之故稱子。猶魯之子般子野卒。○十有二

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書癸酉誤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大夫北郭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收之莒曰齊師賤佐之後大夫亦殊得意

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

壽餘。即非壽矣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泣盟。

夫莒子如齊泣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

大惡其君。爲明年莒子來奔傳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

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

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殄於父兄。

公族也故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曰戰君曰余

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

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亢宗之亢言無蔽不

亢不叶中正之事非正義解作高言。孤之望也唯君

此篇傳華向出奔楚事爲前四篇文字結局看其一收繳最爲完密作三節讀首節楚使告宋而宋以獎亂却楚次節諸侯合謀而固以除害請宋木節出華向置六卿其事方畢通篇蓋以楚人患之宋人從之作一開一合而以靖國人作掉尾亦前偶後奇格也

●卒而高之曰九補云不衷不誠也

●魏水叔曰以又拒楚婉而嚴 宋批

春秋左傳 昭公 卷之

收晉齊曹衛

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

而致歎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正義言華氏知困而致死戰

或敗諸侯之師楚耻無功而疾戰戰勝則楚獨有功二者均非吾諸侯之利也。不知出之以疾戰矣

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其

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

華定華驅華登皇奄傷省城士平山奔楚。華驅以下五子不書

非卿。省悉。宋公使公孫息為大司馬。代華邊印為

大司徒。印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仲幾為左

傳于宋事必詳叙六卿但他篇叙于首此篇獨叙于尾事變而文因之矣

●家敘翁曰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弭兵使楚得以竊作權豈令天下今宋大夫為亂於內楚乃從而羽翼之登奔楚罪楚之納叛人也。朱批

師。幾仲江孫。樂大心為右師。代華樂輓為大司寇。輓

罕孫。以靖國人。終梓慎之言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朝如字

凡人名字皆張遙反或云朝錯是子朝之後又音潮案錯姓亦有兩音

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為太子說如字又音悅劉獻公之庶子

伯蚤事單穆公。單穆公劉擊伯蚤劉狄穆公惡賓孟之

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朝

有欲立之言故劉蚤惡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

王子朝之亂須通其始末讀之乃得然逐節亦自成片段開手從子朝有寵王欲立之叙起為通篇立案并及賓孟又為本節作提劉單乃全篇線索願殺之句為本節點眼願去之句為全篇點眼一起為全文之冒如振裘而擊其領矣下賓孟適郊及王弗應申說欲立之王崩結王致賓起結賓起本節已了獨惡王子朝尚未著筆留于下節另起而結處盟群王子既束本節又起後文聯絡入妙文雖斷而脈自連也

●意太奧。費解。細玩火旨只在人異鷄一句上。後二穢字。只作寵用字看。即得。然其為用我者死。意實寓於內。孫氏自穢者以下皆指人而言。

補正引卻氏曰。人穢則用舍在人。故曰實難喻劉單之立王猛已穢則用舍在已。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愚意劉單王猛上文未見。只作為人穢實難為已。穢何害。欲王蚤自寵異子朝。此恐較直捷。
●蓋是時太子既卒。廢立之謀生矣。

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穢也。畏其為穢牲奉宗廟故自殘毀遠歸告王。

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穢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連寫四穢字。語奇而與

寵飾則當貴盛。穢者實用人人穢實難已。穢何害。言設

故言異於雞。使寵人如寵穢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穢在已則無患害已。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難去聲。正義曰。凡寵愛為穢者。依法用牲。今寵愛為穢者。乃實用人。他人之有純德寵之如穢。後實招禍難矣。已子

之有純德寵之如穢。有何害也。上實用入是對牲為稱。曾指凡人下人穢實難。是指疎遠之人。字同而意異。王弗應。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

故不。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應。

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戊辰。劉子擊卒。無子。單子立劉蚩。蚩事單子故。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補正不待葬而見王。子猛

于遂攻寶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

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正義曰。公羊多有次正之語。杜取為說。猛為次正。不知其本。蓋是太子壽之母弟。或是穆后姪姊之子。以母貴也。

晉之取鼓也。在十。既獻而反鼓子焉。獻于廟。又叛於

鮮虞。拔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畧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

此篇今前文讀之。使人笑來。直為假道學寫一敗局。蓋不能復作盛德事矣。

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糴音狄。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為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

晉大夫

伏叔鞅。俞云提綱書法。名非擊荒等。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

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孫。帥郊要餞之甲。邑。

以逐劉子。逐伯。王戊劉子奔揚。揚周。單子逆悼王。

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

子得王猛故取之。

王子朝作亂。重作提筆。靈景句緣上。百工句起下。筆筆聯絡。此篇宜連明年二師圍郊文作兩截讀。前半子朝作亂起叔鞅斷子朝不克一束後半告急于晉起王使告聞一束片段分明其中彼此勝敗不常相錯而寫逐節分讀可也。

第一節子朝亂而劉單出奔

第二節王子盟而單劉復

莊公謀。莊公召伯魚。子朝黨也。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子也。與之重。

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樊頃子曰非言也。語相應。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及領。

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命單子劉子復歸。殺擊荒以說。委罪於擊荒。劉子

如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

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醜。延定稠。時止。市二音。

靈景之族。因子朝奔京。其黨。故。丙寅伐之。單子。京人奔。

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

第四節附敘簡公之敗

第三節子朝奔京而單劉勝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三十四

昭公

中間忽捕入叔鞅。斷語作間斷亦以申。間貫兩頭法有積雪斷嶺之奇。

第五節單劉因敗而去王城以獲鄆。臍為一勝。單劉並寫以單子為重如逆悼王殺入子告魯次皇守城盟工皆詳寫單子劉則不過寫其奔揚入王城而如劉而已。

第六節附叙前城之敗。

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輦二公周卿士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

師葬景言王室之亂也。經所閱馬父曰子朝必不克。以書

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又為下。單子欲

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

皇。出次以示急戊寅十月三日經書六月誤也。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

守王城。守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王廟。辛

卯鄆臍伐皇。鄆臍子朝黨。大敗獲鄆臍王辰焚諸王城之

市。焚鄆臍。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

第七節晉師納王單劉大敗。

第八節王猛卒敬王立。以王猛已畢此下皆寫敬王與子朝事。

徒前城子百工叛。司徒醜朝所得邑敗故。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所伐單氏為庚午反伐之。單氏反辛未伐東圍。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圍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温原之師。焦瑕温原以

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庚申單子劉蚘以王師敗

績于郊。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社周地。十

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不

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己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

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己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

第九節晉師王師其伐子朝一路都散散叙來此處須對叙作東令文字有整頓也

此篇子朝作亂起敬王即位止中間以馬交斷語束上單子告急領下末以晉師王師對寫又為下段王使告開作引皆聯絡處

俞寧世曰提王城言子朝不可居提王師見子朝不可抗皆左氏書法尺幅中有四奔二盟六伐七敗最周折最擾亂以簡勁變換之等敘之月峰評為平陽絳侯世家之祖信然哉

未批

子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

督司馬帥師軍于陰籍談于侯氏荀躒于谿泉賈辛

鞏縣西南次于社司馬督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在

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閏月晉箕遺樂徵石

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軍其東南王師軍于

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補正曰

字四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終

